輿地勝覽
一之二
京都 上下

輿地勝覽

八道總圖

鴨綠江
平安道
清川江
平壤江
九津溺水
阿斯津
黃海道
西海
長山串
五冠山
松岳山
牛耳山
德津
角山
紺岳山
白岳山
京都
京畿
喬桐
江華
木覓山
楊津
漢江
忠淸道
熊津
雞龍山
全羅道
錦城山
群山島
黑山島
珍島
南海
濟州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之一

京都上

古朝鮮馬韓之域北鎮華山有龍盤虎踞之勢南以漢江爲襟帶左控關嶺右環渤海其形勝甲於東方誠山河百二之地也百濟中葉自漢山而徙居未幾播遷南土高麗肅宗雖置南京有時来巡而已皆不足以當形勢之勝至我

太祖康獻大王受天明命定鼎于此以均四方來廷之道里以建萬世不拔之閎基非東西開三京形勢所能彷彿其萬一也猗歟盛哉

新增 國都

大明董越朝鮮賦睠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暾天池殆其南戶靺鞨爲其北門其國東南皆際海西北爲建州正北爲毛憐海西八道星分京畿獨尊翼以忠淸慶尙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京畿忠淸慶尙黃海江原永安平安全羅皆道名平安即古弁韓地慶尙即古辰韓地全羅即古馬韓地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其國東西二千里南

北四千里誌書云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新羅
百濟駕羅今皆爲所有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
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爲聲敎本朝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王顓表賀卽位詔許自爲聲
敎賜以龜紐金印曰詩曰書視庠視校士窮則辟廱
雖蟲官達則搏鵬變豹其國奉朝廷正朔鄕試以
子午卯酉年會試殿試亦辰戌丑未年農勤稼穡技
習工巧官多倣古俸則給田刑不以宮盜乃荷校閭
官皆非宮刑惟取幼時傷疾者爲之所以甚少惟盜
賊則不輕貸此事以詢諸三四通事所言皆合貿遷
一以粟布隨居積以爲贏用使盡禁金銀雖錙銖而
亦較民間不許儲分文金銀以積粟布之多者爲富
室其貿遷交易一以此其國貪官少者亦以此田賦
以結代畝牛耕四日者乃輸四斗之租盡一牛之力
耕四日之地爲一結士養以類定貞身寄二齋者皆
食二時之稍成均館常養五百人每三歲以明經取

者謂之生員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又自南中東西
四學升者謂之升學四學避北不敢名尊 朝廷也
生員進士居上齋升學居下齋生員進士須殿試中
者乃謂之式年乃入官否則仍養於成均館式年每
三歲止取三十三人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小官
皆服紬布不服紵絲其布之深青色者亦不常服燕
會時乃用之民受一廛禾麻則皆穿窖其義亦如遼
人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覃
其恩每歲季秋王燕八十之老人於殿妃燕八十婦
人於宮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成其孝國
俗喪必三年且尚廬墓奴僕例許行百日之喪有願
行三年者亦聽王都設歸厚之署儲棺槨以濟乎貧
窮其國棺槨多用松然自一路觀之中材者似少故
王都設署便之鄉飲嚴揚觶之文秩豆籩以戒其喧
鬧文與華同惟改 朝廷二字為國家婚嫌謹乎媒
妁子出再醮者雖多學亦不得齒於士流俗恥再嫁

再嫁所生及失行婦女之子皆不許入士流登仕版

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班者或匪彝則皆不爲之禮貌以先世嘗兼文武官者謂之兩班兩班子弟止許讀書不習技藝或所行不善則國人皆非之至若家不許藏博具棊局雙陸之類民間子弟皆不許習祭則皆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祖考此皆自箕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視中國爲之則倣也已上皆見館伴使吏曹判書許琮具到風俗帖凡爲城郭皆枕高山間出岡麓亦視彎環大者則聳飛飛之雉堞小者亦雄屹屹之豹關盖自義順而歷宣川義順館名在義州鴨綠江東岸江即華夷界限宣川郡名在義州東其間雖有龍虎山名龍川郡鎮山熊骨山名鐵山郡鎮山之巑岏惟郭山更凌乎霄漢郭山郡名其城在山巔志書名凌漢城又自新安館名在定州前有樓而度大定江名在博川郡即古朱蒙南奔至此魚鼈成橋處又名博川江其山雖有天馬山名

定州鎮山鳳頭之嶪嶪鳳頭即嘉山郡鎮山自鳴緑東行惟嘉山嶺最高其巔有曰曉星曰望海皆為使節所經之處而安州又倚乎潺湲安州城下瞰薩水上有百祥樓即隋師伐高麗時敗績處又名清川江城內有安興館郡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不於原野樓肅寧肅寧館前有樓而館安定館名舊順安縣地乃稍就寬閒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維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疊嶂也平壤城最古箕子初封時已有之至高句麗又病其不據險復就城北增築一城東瞰大同江北接錦繡山箕子後傳至東漢有名準者為燕人衛滿所逐徙都馬韓之地今無後焉自餘諸州壤多燥赤間有黃壤亦雜沙石惟此近郭土則黏埴形存畎澮溝塗舊城內箕子所畫井田形制尚有存者如直路之類是也樹宜禾麻菽麥厥草乃蕪厥木乃喬至此乃有高柳如中國者葉有鳴蜩草有秀葽錦繡

峯遠接龍山之兀兀龍山一名九龍山一名魯陽山在錦繡山北二十里山頂有九十九池浮碧樓下瞰浿水之滔滔大同江即古之浿水麒麟尚餘乎石窟麒麟石在浮碧樓下世傳東明王乘麒麟馬入此窟從地中出朝天石上昇今馬跡尚存駝羊半棄於山腰舊時石馬銅駝皆在荊棘殿餘故址松偃危橋慨往事之莫留如見覗之聿消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衿濟濟道旁軟羅巾幘帶飄且揚皮革襪履底尖而方候則鞠躬進則趨蹌生徒皆戴軟羅巾垂一帶青襴衫足穿尖頭方底皮鞋有襪東有箕祠禮設木主題曰朝鮮後代始祖盖尊檀君爲其建邦啓土宜以箕子爲其繼世傳緒也檀君帝堯甲辰年開國于此後入九月山不知所終國人世立廟祀之者以其初開國也今廟在箕子祠東有木主題曰朝鮮始祖檀君位墓在兎山維城乾隅箕子墓在城西北隅之兎山去城不半里山勢甚高有兩翁仲如唐巾裾

點以斕班之苔蘚如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列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馱以昂首之龜趺爲圓亭以設拜位累亂石以爲庭除此則其報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禮亦䟽也大同旣渡山漸崔嵬生陽舘名載臨路更迂迴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塚之纍纍相傳為唐時征高麗時營壘然參差大小無序絶類冀州者予初道冀時嘗疑焉詢一老卒云是唐王征東時謊糧堆謂其下皆著土上以米覆之如檀道濟量沙唱籌之類意此地之營壘亦此類也望波濤於海上識洪量之恢恢地屬黃海道其北皆山其南際海成佛嶺名雄關棄石磊磊北接慈悲嶺名南臨渤澥在前元則畫此爲界至國朝乃示以無外也成佛嶺北抵山南枕海山嶺睥睨高出雲表一關口棄舊時所伐梵城方石數堆詢之一通事云其北即慈悲嶺元時畫此為界此即其關口若然則自鴨綠江東抵平壤皆為內地而朝鮮所統之八道已去其一道餘矣我　聖祖

則盡以畀之宜其恭順秉禮視古有間也嶺屬黃州

延津江名 劒水舘名 鳳山州名 龍泉舘名 環翠翬飛 環翠樓名在鳳山州舘内 葱秀雲連 山壁立臨水濵聳拔秀麗舊名聰秀予為易今名嘗為作記 寶山瑞騰金巖溜穿 寶山金巖皆舘名屬平山府 聖居松嶽天磨朴淵 聖居松嶽天磨皆山名朴淵山湫名松嶽即其鎮山聖居天磨來自東北有五峯皆挿碧其中三峯如人并坐而中一峯尤高左右二峯稍却而低如侍者狀常護烟雲殊為可愛予嘗有詩 開城突止留都在焉有威鳳遺基棄乎北麓 威鳳樓名王建前門 有蟠龍舊隴出乎東阡 東有陵墓即今國王李氏先隴 蟄神物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 山頂有龍湫瀑布相傳王氏都此時遇旱王自往禱不應有道術者檄龍出水面啓王杖之去其數鱗今鱗仍收其國庫中通事李義開城人嘗為予道此且欲啓王出鱗觀予予以為無益遂止之 閭閻萬井禾稼百廛官署亦

限堂屬之尊卑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今郡學即王氏時成均館聖賢皆塑像與平壤同其候館即王氏時大平館所以視他館爲獨軒敞雄偉芹浮香於泮水芸辟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州之可擬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盖王氏王此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統此者易三四姓及我太祖諱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本朝洪武二十五年高麗國王王瑤昏迷多殺失衆心國人乃共推門下侍郎李我太祖舊諱權知國事遣其國知密直司事趙胖來請命後我太祖舊諱更名今諱且以易國號上請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最美且最久詔改曰朝鮮既得命遂遷都今漢城府以此為留都云臨津濟渡臨津江名屬長湍府坡州爰止遙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館名乃躡弘濟樓名是爲王京屹立東鄙奠以三角之嵳峩三角山即王京之鎮山勢

最高王宮在其山腰山巔睥睨望之嶪業如鋸齒蔭以萬松之蒼翠北聯千仞勢豈止壓千軍西望一關路止可容一騎自弘濟東行不半里天造一關北抵三角南接南山中通一騎險莫加焉山圍郭外矯然翔鳳之覽輝東望諸山勢皆環拱沙積松根皜乎積雪之初霽自三角至南山山色皆白而微赬望之如雪慕華舘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慕華舘去城八里中為殿前為門凡詔至王則出迎道左崇禮其國南門也一以憇周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文軌詔至也王則袞冕郊迎臣則簪裾鵠侍巷陌盡爲耄倪所擁塞樓臺盡爲文繡所衣被街巷人家皆如須降禮制設綵掛畫樂聲也若緩以單虡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日之烟霧桃李艷東風之綺羅駢闐動車馬之音曼衍出魚龍之戲以下皆言陳百戲迎詔鰲戴山擁蓬瀛海日光化門外東西列鰲山二座高與門等極其工巧猿抱子飲巫山峽水人兩

肩立二童子舞翿筋斗不數相國之熊嘶長風何有鹽車之驥沿百索輕若凌波仙子躡獨趫驚見跳梁山鬼飾獅象盡蒙解剝之馬皮舞鶴鸞更簇參差之雉尾盖白黃海西京兩見其陳率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平壤黃州皆設鰲山棚陳百戲迎詔而惟王京爲勝太平有館在崇禮門內中爲殿前爲殿門後有樓東西有廊廡所以待天使者鍾皷有樓在城內四達之衢甚高大佗佗國中言言道周以燕以息以遨以遊卧榻則環以八面幃屏國俗少掛畫凡公館四壁皆列以幃屏上畫山水竹石或草書高二三尺卧榻亦然踈簾則加以半捲香鉤鷄鳴則候問安之使每日早王遣其國一宰相一承旨問安騎出則鳴夾道之騶有緝御以給使令有楮墨以供倡酬盖敬主必及乎使而爲禮不得不優也宮室之制與華亦同其塗皆丹國無銀硃以丹代之桐油亦無其覆皆瓪門廡便殿皆用瓪瓦如華公署所覆者門

三重則殺杯螺之焜燿前門曰光化二門曰弘禮三
門曰勤政止用金釘及環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葱
惟正殿曰勤政者用綠琉璃餘皆不用堂陛嚴七級
之等差級皆麤磨石甃勢甚陡上以席覆之綺疏準
八窓之玲瓏殿東西壁皆設腰隔子拜詔時皆以
釣懸之或限隔以高山則別構乎離宮勤政斥政二
殿皆各為門以入以為山所限隔故也大抵皆不擇
乎平曠以為基而惟視氣勢以為雄也詔至殿庭
王則傴僂世子陪臣左右夾輔展軒縣於階墀列障
幕於庭宇殿前及墀內皆設白布幕以色向白故也
仗齊一於干鹵樂作止於柷圉齊三聲於虎拜嵩呼
率兩班於鳳儀獸舞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亦在
所取禮一準於華加三上香三叩頭山呼時則侍衛
皆拱手應闕庭既撤賜物亦予乃叙東西乃分賓
主宣詔畢引禮引天使降自中階東至幕次俟王
易服乃引天使由中階東陛殿引王由中階西陛殿

天使居東西向王居西東向再拜序坐王之位對副使稍下半席方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傳語謂藩垣實小國之所宜而渙汗厚洪恩之覃溥罄涓埃而莫報雖殞越其何補惟日歌天保之周詩巽遥祝日升之皇祐載詠隰桑之喜見載講春秋之禮序謂列國皆先乎王人矧清光日近乎當宁也邪 勤政殿序座既數人參湯一盞畢王起身向前顧譯者張有誠李承言傳語云小國之臣尊事 朝廷禮當而蒙 勅書奬予如此洪恩難報予二人乃荅云 朝廷以東國素秉忠敬故恩典視他國不同又擧手加額連稱難報語畢送予二人出弘禮門侯乘轎乃退予二人歸至太平館諸陪臣以次見畢王隨來設燕候於館門外立東向不入執事者報予二人出迎乃揖讓入至庭交揖序坐擧酒獻酬將卒爵乃領二譯者使言曰詩經有云隰桑有阿其葉有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我得見二位大人心中懽喜不盡予二人

亦稱其賢且叙謝其途次燕接之厚將郎席復與之
禮讓乃云春秋之禮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矧二
位大人是何等地位皆 天子近臣今日遠臨小邦
豈敢不讓又微笑謂二譯者曰汝不曉近臣謂何乃
是 皇帝跟前行走的予二人亦笑答譯者云素聞
王讀書好禮今得見果然又拱手連稱惶恐惶恐門
廡殿庭皆蹈以席賓主座分則加以襲彼章數則虬
並偃而戟鱗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三席執事恒
卷以隨交拜時各設之食器也間用金銀銅瓷品物
也率多海陸珍奇主獻賓一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
儀羅蜜餌數至五重絜盤堆大可尺圓每器皆範銀
銅爲闌干而綴以綠珠之絡索其上皆翦羅綺爲花
葉而舞以綵鳳之襹褷其列五重皆不用果實以蜜
手麪爲方貞餅餌油煎之頓挫周遭玲瓏疊累高大
至尺許衛以白銀或白銅八角闌干綴以綠珠之網
其上翦綠羅爲四花葉又翦紅羅爲四花瓣每瓣周

遺以白銅小釘綴之如華之珍珠花，操其頂上乃以銅線纏五綵絲為飛鳳孔雀或飛仙鶴其尾展其翅昔皆備而向賓王送折俎則除之豆籩取美觀瞻則以前大後小為序陳列取宜嚮背則以外高內低為差其案一字横列每案皆然間看羞以糝食亦能為華之米糕蔘花之類雜醯醢以醬醻酒則醞釀以秔不用秫米雖從事之出青州者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斝而督郵之出平原者遠不敢望其藩籬酒味純類山東之秋露白色香亦同桉排一字中覆以綃二字横列之桉惟中一桉以紅綃覆之上加小油紙於上布器左右翼三皆陳饌牢近坐一筵俟即席王乃自舉勸即席見所設生持雜案三尺餘莫曉所以及見王自舉一桉而來乃知其自欲中敬故然充盤諸饌遇當割臣必親操饌有牛羊豕鵝四品皆熟之最後一桉乃寘大饅頭一盤上以銀為盖盖之一大臣操刀入割牲畢剖其大饅頭之皮中皆貯小饅頭如

胡桃大殊可口示特殺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腸三實脅羊背肉之上貫羊腸三中貴以炙及諸果續獻則先同姓封君其同宗之賢者皆封君總謂之王臣其群臣有武功者亦封君文職有功者封亦然次乃以及政府六曹獻時王必出席獻者升降王皆隨之湯一進必以五椀為數王不自進惟此禮與華不同器累疊不以盈尺為高其食案甚小燔炙之進既多則累而疊之几案不容則徹於蹈藉之席肴羞與湯再進則無容處以几案上者徹置席間之地此則其國俗然也腥膻既飫乃進以潤沚之毛從官皆鵠侍於中外執事者進出皆叩頭闍譯則俯伏於周遭闍者皆為鳥紗帽黑角帶俯伏捧王坐椅之足通事承旨則左右俯伏以伺傳言子二人坐後通事亦俯伏但無闍者蓋三燕太平也禮皆同而文不殺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太平節初燕為下馬燕再燕為正燕三燕為上馬燕仁政殿之燕則名私燕也初

疑此禮似未當欲與議更張及至乃知太平慕華二
館其制皆殿專為奉迎　天詔而設無事時王則不
造及觀其每來設燕必先於館門外小殿俟候乃入
乃知不必更張比予竣事東歸遣車言邁王則先出
慕華列燕以待語益丁寧而不厭禮益勤渠而匪懈
荷僑爵之無算辱善言之至再至誦軻書之重內繆
許予黨為皆能及引晏子之贈言自慊其才之不逮
意蓋將贈予以詩句惜不為予黨所解也是日王以
予二人宴寀其饋乃假譯者道意云自我祖宗來凡
天使遠臨皆有微物將意今看二位大人如此我皇
恐再不敢言矣但我聞得古人云仁者贈人以言不
仁者乃贈人以金我既不能為言徒以微物褻瀆心
中甚皇恐我又會記得孟子有云古之人脩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二位大人眞脩天爵者此回必蒙殊恩
此便是我贈言予二人亦以荷王愛我以德答之予
飲未酣乃頷譯者請盡此一杯明日蓋有天淵之隔

矣譯者乃說以天淵爲天遠予二人解其語音而爲
之申說王乃笑乃送出門又出酒勸復有遠別千里
之言譯者又說傳遠別爲未訣盖張有誠善華語而
少讀書李承旨讀書而不熟華語每觀其傳言至汗
發而猶未達殊可笑是夜宿碧蹄館聞許吏曹談王
喜作詩始悟其意乃若山川道里浹月所經風物人
情五日所得雖不具知亦頗記憶成均國學負山枕
涯前後殿堂左右庭階聖殿在前明倫堂在後四學
分東西官有大小司成徒有上下寄齋生員進士居
者曰上齋升學居者曰下齋生員即三歲以明經取
者進士即以詩賦取者升學即民間俊秀也又謂之
寄齋西京所不能擬開城所不能偕則在乎祭不像
設以瀆亂徒有進造爲朋儕也畿內之景漢江爲勝
樓高礙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物亦繁盛萃八道之
運餉爲一國之襟領最高亭俯瞰長干百濟國接聯
舊境予嘗爲之放舟倚馬爲一日之遊彼亦自慶其

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直無曲截然簷阿嵩然華屋百家則出高墻以隔風火每室皆穿北牖以避炎燠蓋其外皆分授於官而貧富不得異制其內乃獲由已而結構惟其所欲也其通衢兩邊皆官廊覆以瓦尾分授居民其外莫辨其孰為貧富至內其室屋乃有不同者官府之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飾廉隅樓翼欄楯梁冒侏儒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所見而直書也貧壁編篠索綯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丸其壁取荊榛之類直竪而不編以草繩約之繩約處如網罟之目每一目以一泥丸塞之王都小巷如此若塗間所見者則全用泥塗有荊棘反出簷端者有棟宇僅如囷盤者此比鳳凰雖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鷦鷯可託一枝之安也富則陶瓦皆甋而廡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塈皆土而堂寢之位前後者

脊反低下於中間堂寢皆一間廡序乃反三間門則皆循東序之棟設梯以升必矩步乃可達於堂寢其門雖皆南向然不自中開皆就東廡之棟南向以開以基多高故須梯升其面東西者亦然地則皆畏下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趺坐則皆藉以茅菅俗皆席地而坐人設一四方蒲團以布帛爲一大枕中塞以草爲坐者所依凭官府則以滿花坐爲蒲團其制亦方以綠色紵絲蒙草枕行則人負以隨所不可曉者家不豢豕蔬不設樊引重則惟見牛馬用馬馱者爲多用牛者亦少芻牧絕不見羊豲鮮食則蹄筌山海蔬茹則采掇江灣自平安至黃海二道所見皆如此有至老村氓而不一沾豕味者有偶沾燕賜而即夢踏菜園者官府乃有羊豕鄉飮時或用之與夫貧則皆葬山椒貴乃卜宅郊原自平安黃海一路望山巓如畊畹列者皆墳也貴者乃擇形勢有華表石羊之類然亦不見樹碑此皆出殊方異俗而不必深考細論

也人露總環以分貴賤其國總髮之綱巾皆結以馬尾以環定品級一品玉二品金三品以下銀庶人則骨角銅蚌之類而已童留胎髮不問後先有甫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丱然者揆其留固以遺體當重欲其露所以戴弁皆前也民戴草帽領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纑與皂則穿四葉青衫頂加揷羽庸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諠譁則銜枚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皂隷四葉衫惟平安黃海二道者如此京畿則不然曳杖之人皆選其長身者亦戴大帽穿黃色土布負領繫條但不揷羽屨制以皮雖泥行亦所不恤襪縛於袴縱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縷多麁裳則離披而襞積亦疏背有負則且俯且行有如龜騾其俗男子皆任在背尊有命則且蹲且進有若鳧趨其俗見人以蹲踞爲敬有召命亦蹲跪趍進而答之人必三八乃舉一輿行不一舍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

手舉扶也一輿前後通用二十四人扶翼者又在外其輿如輦之交椅而足短左右夾二長杠亦與輦制同就座下設一橫木出其兩端長可大七尺前後又設二橫木長與座下橫木同欲舉時以紅絲布就橫木兩端纏之人但以布着肩以手舉扶而行又於輿之中間從後至前直施長絲布二幅分着人之兩肩如馬之駕轅狀取其不偏出其餘令十數人前挽之女鬟掩耳不見佩璫首戴白圈直壓眉眶自開城府至王京夾道所見皆如此富貴者面乃蔽以黑繒富貴家女婦首戴一匡如大帽簷垂黑繒以蔽其面雖蔽面亦避人王京乃有之貧賤者脛不掩於素裳有位而尊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止許約馬超驤二句出許吏曹所具風俗帖中襪履布韋足皆縱而不束履賤者牛皮貴者鹿皮襪多用布三四通事說皆同衣襦布帛袖則濶而不長上衣則皆過膝下裳則皆垂堂卑見尊亦以蹲踞爲禮賤有事則以首戴爲

常有頂盂水而手不扶匜者有戴斛米而步亦趨蹌者此則自所見而略陳其未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孀始則甚駭於傳聞今則乃知已更張豈亦以　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歟予八未使其國時皆傳其俗以孀婦供事館驛予甚惡其瀆比至則見凡來供事者皆州縣官吏婦人則執爨於驛外之別室相傳此俗自景泰中其國王[illegible]襲封以後變之遼東韓副總兵斌所談也川浴事出舊志今亦變

禽多雉鳩雀鷄獸多麋鹿麞麅麅如麞一角肉甚美山不產鹿錯則昆布海衣蠣房車螯見布如㯶葉綠色海衣如紫菜而大魚則錦紋飴項重唇八稍錦文似鱖而身圓飴項如鱉但見乾者王遣人送牢禮及遣問設燕皆有之重唇如華之赤眼鮮唇如馬鼻肉甚美其子如石首魚子細而且多八稍即江浙之望潮味頗不佳大者長四五尺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檝清川大定臨津漢江

諸水皆有之鯽有長尺餘者鸛雀在庭院多見有巢似蛤決明味獨甘於海錯石決明即入藥者其肉外附殼內附石一名鰒魚殼沿邊有孔生海中如拳紫蕨美獨勝於山肴蕨有青紫二色與華之所出者同土人不善採凡採時必以錐掘地去土就根割之予授詩吏曹以採法喜甚至若異產川陸分馥蘭皐則有筆管酸漿筆管食苗味滑而甘未識其葉葉或云即黃精苗酸漿葉尖莖或青或紅味甘酸紫芹白蒿王都及開城人家小池皆植芹水蔘之芽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之糕松樹去粗皮取其中之白而嫩者和秔米搗之為糕山參非入藥者其長如指狀如蘿蔔遼人謂之山蘿蔔亦取和秔米糯之煎為餅餌又三月三日取嫩艾葉雜秔米粉蒸為糕謂之艾糕其秔米色白而味香皆可為葅皆以薦醪果則梨栗棗柿榛松杏桃柑橘梅李石榴葡萄梨棗榛最多在在有之柑橘則全羅道所出皮則虎豹麕鹿狐狢貒貂

土人名貂爲獤貐皮則不識取以爲文茵重裘矢服弓櫜花則薔薇躑躅芍藥牡丹酴醾丁香雀眉山礬二月方中櫻桃盡放季春末晦郁李皆殘予三月中八日自其國啓行時棠梨花落殆盡又行數日過鴨綠江始見有初開者盖其國漸近東南地暖故也草多薈蔚蒙茸樹多輪囷屈蟠以山多沙石故也亦有老松其堅如栢人取爲明脂亦不滴其松材理最堅黃色如栢少脂在在有之花香者一經春皆採子結者必隔年乃食松有二種其結子者皮不甚駁皴枝葉上聳其子之結必隔年乃可取至京畿道始有之小者盡以駕溪澗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石凡一路有水處皆旋取松架橋削其枝爲闌干取其葉左右障上近寶山館一溪名曰猪灘澗二十餘丈亦以是架之其爲梁棟亦罕得直者若樓柱亦上下二段各爲之此則其種類不同而爲用亦各有適也五金莫究所産最多者銅地産銅最堅而赤食器是著皆

以此為之即華所謂高麗銅也五色各隨所用所禁
者紅以王服御皆紅故禁之五味則醯醬爲多五聲
則音韻莫通其國音有二様讀書則平聲似去如以
星為聖以烟為燕之類常語則多類女眞甚至以一
字作三四字呼者如以八爲也得理不之類是也以
一字作二字呼者尤多如以父為阿必毋為額婆之
類爲志所稱者狼尾之筆一統志載所產有狼尾之
筆其管小如箭簳鬚長寸餘鋒頴而圓詢之乃黃鼠
毫所制非狼尾也爲武所尚者樺皮之弓弓比華制
稍短然甚發箭布織以麻而以苧名者盖出傳聞之
誤紙造以楮而以繭認者以其搗練之工舊皆傳其
國所出之紙為繭造至乃知以楮為之但製造工耳
予嘗以久試之而知其然布之精以細密如縠紙所
貴在捲東如筒傳油則可禦雨其厚紙有以四幅為
一張者有以八幅為一張者通謂之油席其自覗亦
不輕連幅則可障風隨處皆以白布為障幕陸行則

以馬駄之以隨乃若所謂男子巾幘如唐今則非昔果下之馬亦無三尺文獻通考謂其國人戴折風之巾男子巾幘如唐今男子皆戴大帽惟王都爲王舉輿者戴六角皂綃軟巾六角皆綴白綿毬穿紫綢負領足躡尖頭皮履儼如所畫騎唐馬之奚官當時所服必皆如此故云如唐又一統志謂百濟國出果下馬其高三尺果下可乘今百濟國之境正在揚花渡之南岸去王京不過二三十里詢之云久而無產矣但其國中道路所見駄物之馬雖不止三尺然比中國之馬差小意者其種類也姑記以俟惟有五葉之蕿滿花之席五葉蕿即本草所謂新羅人蕿也滿花席之草色黃而柔雖摺不斷比蘇州者更佳歲貢

闕庭時供 上國百二十年来其蒙晉接之駢蕃雖曰本乎 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琛贄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浹月經行詎得其眞矧予以襪綫之菲才不異乎滄海之纖鱗乃能運筆端之造化

寫六合之同春惟不敢厚誣於見聞或庶幾才媿於諳詢○按越自註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殿試亦辰戌丑未年開城東有陵墓即今國王李氏先隴之類皆非實意譯者傳語之誤也

城郭

京城 我太祖五年用石築之世宗四年改修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高四十尺二寸立門八正南曰崇禮正北曰肅清正東曰興仁正西曰敦義東北曰惠化國初號此門曰弘化成宗癸卯名昌慶宮東門亦曰弘化令上六年以南門名混改之曰惠化西北曰彰義東南曰光熙西南曰昭德

宮城 在京城之中周一千八百十三步高二十一尺一寸立門四南曰光化舊名正門北曰神武東曰建春西曰迎秋○鄭道傳名午門曰正門并書所名之義以進曰天子諸侯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

則皆本乎正蓋其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端
門端者正也今稱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教必由是門
而出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
托矣敷奏復逆必由是門而入既允而後入則邪僻
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闔之以絶異言奇邪之民
開之以來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卞季良光
化門鐘銘并序曰 上之十二年冬十月初七日命
攸司鑄鍾懸于宮門 蓋遵古制以銘功德且以嚴群
臣朝會之期也洪惟 太祖康獻大王之在 潛邸也
勳德既隆人心日附讒構乃騰禍幾不測我 殿下
方盧齊陵之側聞事急乃來應機以制遂與 勳親
倡義推戴以建大業厥後姦臣再有構亂者我 殿
下隨即平定以安 宗社臣竊惟孝親敬長德莫盛
焉開國定社功莫大焉誠宜勒銘鍾鼎以示萬世
即位以來繼志守成敬天事大再受 帝命以光 祖
烈 聖學極於緝熙治效臻於隆盛以至慎終報本

之誠愛民育物之仁立經陳紀之宏規大略實皆高
出於百王之上矣今又特 命懸鍾以嚴晨夜之限
其所以自强不息克勤庶政以基萬世之大平者至
矣而流澤之長歷年之久當與此鍾同垂罔極也無
疑也於乎盛哉且其聘謀効力與於勳盟者亦宜悉
銘于後傳諸不朽也臣季良謹拜手稽首爲銘銘曰
皇矣 聖祖降于東土受天景命肇開洪祚昔在麗
季政散民離天眷我德人心有歸惟時讒慝蟲惑其
群謀我孔棘禍迫晨昏孝哉 聖子來自廬墳神機
一決乞也亨屯如日之升溥暢洪輝尋有孽芽抵隙
圖危天厚 太祖俾昌厥後假手我 王踣彼羣醜
衆賢協謀乃左乃右彝倫攸叙 宗社悠久再建隆
功實惟我 后功崇不居德盈不有天鑑孔昭式申
保佑 帝命荐臻時哉龍受金寶煌煌其大如斗天
寵之繁曠古無偶我還于都克繩 祖武虔虔孝誠
終始無違之綱之紀百度惟熙有嚴晨夜維鍾之懸

百司效職罔敢或愆緜緜 宗社
地久天長臣拜作銘用示無疆

宮闕

景福宮

太祖三年建 命鄭道傳名之其文曰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示之尊嚴美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來宮殿之號或沿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興觀感則其義一也 殿下即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 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十月乙未親服袞冕享 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群臣于新宮盖廣神惠而綏後祿也酒三行 命臣道傳曰今定都享廟而新宮告成嘉與羣臣宴享于此汝宜早建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 命謹拜手稽首誦周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景福庶見 殿下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

而四方臣民亦永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可使爲人君者徒勤民以自奉哉燕居廣廈則思所以庇寒士涼生殿閣則思所以分清陰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

勤政殿 受朝賀正殿也南曰勤政門又其南曰弘禮門東曰日華門西曰月華門弘禮門內有御溝橋曰錦川東西有水閣○鄭道傳文曰天下之事勤則治不勤則廢此必然之理也小事尚然況政事之大者乎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舜禹之所以勤也又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勤也人君之不可不勤也如此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又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不可以天下國家之故疲吾精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之位何獨猥自卑屈而勞苦哉於是或以女樂或以遊畋或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荒淫之事無不道之人君以

為是乃愛我厚不自知其入於怠荒漢唐之君所以
不三代若者此也然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
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勤則其勤也流於煩碎
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
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
於求賢逸於任賢臣請以是為獻

思政殿

在勤政殿

○鄭道傳文曰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
蓋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智愚賢不
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雜為人君者苟不
深思而細察之則何以別事之當否而區處之人之
賢否而進退之自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哉
親近匪人為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
豈不爾思室是遠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之於人其用至矣而是殿也
每朝視事於此萬機荐臻皆稟 殿下降勑
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思政殿

康寧

殿 在思政殿北○鄭道傳文曰臣按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盖人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康寧乃五福之一舉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强而為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儆戒之志每至於怠矣而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虧矣昔者衛武公自戒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盖其用功當自燕安幽獨之處始也願殿下法武公之詩戒安佚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聖子神孫繼繼繩繩傳于萬世矣於是稱燕寢曰康寧

延生殿 慶成殿 鄭道傳文曰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成之以秋聖人之於萬民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為一本乎天地之運也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

成以見殿下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令也**交泰殿**在康寧殿北**含元殿**在康寧殿西北**養心堂**在康寧殿西北**丕顯閣**在思政殿東偏**麟趾堂** **紫薇堂** **清讌樓**皆在交泰殿東**隆文樓** **隆武樓**勤政殿東閣樓曰隆文西閣樓曰隆武○鄭道傳文曰文以致治武以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盖禮樂文物粲然可觀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人文章道德之士果敢勇力之夫布列中外是皆隆文隆武之至庶見殿下文武並用以臻長久之治焉**慶會樓**在思政殿西環樓爲池池深廣種芙蕖其中有二島○河崙記殿下之十三年春二月景福宮提舉司以其後殿西樓傾且危報議政府以聞殿下驚嘆曰景福宮我先考創業之初所建今遷若是歟遂幸

而觀之曰樓之傾地潤而基不固也乃 命工曹判
書臣子青等曰農時向近宜役游手者亟修之子青
等度地移之小西因其基稍廣其制而新之又慮其
地潤環樓而池焉既成矣延 幸而登臨之曰予欲
仍舊而修耳無乃過於舊制乎子青等俯伏而對曰
臣等恐後日又且傾危故至如此於是召集親勳耆
舊而與之爲樂名樓曰慶會仍 命臣河崙爲記臣
不敢以文拙辭臣嘗聞孔子對哀公之問曰爲政在
人蓋人君之政以得人爲本得人然後可謂之慶會
矣恭惟 太祖康獻大王以聖文神武之德嘉靖一
方以 天子賜國號朝鮮遂定都于華山之陽乃建宮
室以勤政名殿且以名門其所以爲有國之本者至
矣今我 殿下克肖其德纘承丕緒事大益虔 天
子錫之誥命治教休明境內又安今修一樓尚慮農
時之近役以游手者不日有成且以慶會名之蓋欲
以清燕之暇引見群臣之有道德而識治體者察納

謨猷講論道義以正出治之源尤有以見殿下眞
知勤政之本矣臣竊嘗論之慶會者君臣之相遇以
德也有若乾之九五以其大德利見九二之大德志
同氣合以行其道則羣賢類進而國家明昌所謂雲
從龍風從虎者也若不以其德則羣邪類進而國家
晦冥矣間有以德而進者用之不盡其才雜之以羣
邪則亦於晦冥同歸矣稽之前古堯舜禹湯高宗文
武之爲治皐夔益伊傅呂周召之爲輔則眞可謂慶
會矣若漢高之蕭曹唐宗之房魏宋祖之趙普亦可
謂慶會矣然不純於德可能肩於三代哉至若武帝
之公孫弘神宗之王安石亦可謂相遇矣飾詐釣名
之譏大姦似忠之諂尚不能免矣何有於慶會哉又
若玄宗之於宋璟張九齡眞宗之於寇準亦不可謂
不相遇矣代之者林甫而雜之者欽若涇渭之分薰
蕕之辨尚不敢望况以慶會言之哉以是觀之則君
臣慶會從古以來實未易多見矣幸而千載一遇焉

則其樂爲何如哉惟我　太祖旣以勤政爲有國之本而治之矣　殿下又以慶會爲勤政之本而懋之矣
刱垂之美繼述之善吁盛矣哉其能追三代之慶會致三代之治效以貽謀於永世享景福於無疆者端可知矣若夫山岳之奇秀園池之窈深氷雪生乎几案江湖接乎軒墀松栢之蓊蔚花卉之敷榮風烟雲月朝暮陰晴之景物在乎觀覽之間者不敢形容之悉矣第其樓之興復有類於爲國焉傾者以正危者以安保先業也築土以容除潤以深固丕基也樑棟柱石之欲其壯負重者不可劣也搆櫨根楔之取其備任小者不可大也敞軒楹廣聰明也峻階梯嚴等威也下臨必悚存敬畏也退瞻不遺尙包荒也燕之相賓人民悅也蠅之不止讒邪去也繪畫不侈制度文爲之得中也觀游以時文武弛張之適宜也若於升降之際有是思焉而以之施焉則樓之益誠不小矣敢以此幷記云○尹淮詩華山南畔漢水頭虎踞

龍盤天作區聖神勃興定神都龜筮協從符人謀
廟社既成次宮室寢殿西角營層樓罷朝清讌爲登
臨欲節勞逸非觀遊吁嗟地潤基不固歲久歆傾良
可憂我　后聞之念堂構爰命有司其往修撤舊西
移固崇基下鑿清池環四周　王曰勿亟民爭趍渠
渠不日干斗牛軒楹敞豁廉陛尊邃瞻不遺窮冥搜
告成新賜慶會名儲君題扁橫銀鉤俯瞰南江千丈
深夭矯龍起雲油油回首北岳萬仞高偃蹇虎嘯風
颼颼天低日麗薰風重鬱鬱葱葱嘉氣浮華而不奢
儉不陋允矣君子茲焉休　龍顏穆穆正南面秩秩
左右羅公侯元首喜哉股肱起都俞吁咈何優優盍
梅啓沃濟川舟同聲相應同氣求有時命工歌鹿鳴
兕觥其觩旨酒柔鼓瑟吹笙奏壎篪徵招角招思悠
悠君臣燕譽樂有儀袞袞旅語皆大猷臣鄰醉德拜
稽首載賡天保祈千秋明良相得罕今古巨魚縱壑
寧足儔微臣幸生大平世極目仰攀長東猶頓言居

高更思危永使萬姓均庇庥

欽敬閣 在康寧殿西○金墩記若稽帝王發政成務必先於明曆授時而授時之要實在於觀天察候此璣衡儀表所由設也然考驗之方極精至密非一器一象所能取正我主上殿下命攸司制諸象儀若大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日晷日星定時圭表禁漏等器皆極精巧复越前古猶慮制度未盡且諸器皆設於後苑難以時時占察乃於千秋殿西庭建一間小閣糊紙爲山高七尺許置於其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用金爲日大如彈丸五雲繞之行於山腰之上一日一周晝見山外夜没山中斜勢准天行去極遠近出入之分各隨節氣與天日合日下有玉女四人手執金鐸乘雲而立於四方寅卯辰初正在東者每振之巳午未初正在南者振之西北皆然下有四神各立其方皆面山寅時至則青龍北向卯時至則東向辰時則南向巳時則還復西向而朱雀復東向以次

向方如前他倣此山之南麓有高臺司辰一人具絳
公服背山而立有武士三人皆具甲冑一執鍾槌西
向立於東一執鼓桴東向立於西近北一執鉦鞭亦
東向立於西近南每時至則司辰回顧鍾人鍾人亦
回視司辰乃擊鍾每更鼓人擊鼓每點鉦人擊鉦其
相顧亦如之更點鉦鼓之數並如常法又其下平地
之上十二神各伏其位十二神之後各有穴常閉子
時至則鼠後之穴自開有玉女執時牌出而鼠起於
前子時盡則玉女還入其穴還自閉鼠還伏丑時至
則牛後之穴自開玉女亦出牛亦起十二時皆然午
位之前又有臺臺上置欹器器北有官人執金瓶以
注之用漏之餘水源源不絕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皆如古訓又山之東則作春三月之景南則夏三月
之景秋冬亦然依豳風之圖刻木爲人物禽獸草木
之形按其節候而布之七月一篇之事無不備具閣
名曰欽敬取堯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之義也夫自

唐虞測候之器代各有制唐宋以来其法寖備若唐之黄道游儀水運渾天宋之浮漏表影渾天儀象以至元朝仰儀簡儀皆號精妙然大率各成一制未得兼考而運用之機多借人爲令則天日之度晷漏之刻與夫四神十二神鼓人鐘人司辰玉女凡百機關以次俱作不由人力自行自擊若神使然觀者駭愕莫測其由而上與天行不差毫釐制作之規可謂妙矣而又用漏之餘水作歌器以觀天道盈虛之理山之四方陳豳風以見民生稼穡之艱此則又前代所無之美意也于以常接乎左右每警於宸慮亦寓夫憂勤宵旰之節豈但成湯沐浴之盤武王戶牖之銘而已哉其法天順時欽敬之意至矣盡矣而愛民重農仁厚之德當與周家並美而傳於無窮矣閣既成命臣書其事謹述梗槩拜手稽首以獻 報

漏閣 在慶會樓南○金墩記 上以舊漏未臻精密命改造漏器播水壺西大小有差受水壺

二遞水時更用之長十一尺二寸圓徑一尺八寸箭二長十尺二寸面分十二時每時分八刻并初正餘分爲百刻刻作十二分夜箭舊二十有一徒煩遞用更據授時曆晝夜分升降率約二氣當一箭凡十三箭與簡儀參考不失毫釐 上又慮報時者未免差謬命護軍臣蔣英實制司辰木人隨時自報不假人力其制先建閣三楹東楹之間設座二層上層立三神一司時鳴鍾一司更鳴鼓一司點鳴鉦中層之下設平輪循輪列十二神各以鐵條爲幹而能上下各執時牌更迭報時其機運之術中楹之間置樓上列播水壺下置受水壺壺上植方木中空面虛長十一尺四寸廣六寸厚八分深四寸空中有隔去面入一寸許左設銅板長準箭廣二寸板面穿十二竅以受銅小丸大如彈丸竅皆有機令可開閉主十二時右設銅板長準箭廣二寸五分板面穿二十五竅亦受銅小丸如左板準十二箭凡十二板隨節氣遞用主

更點受水壺浮箭箭首擊橫鐵如筋長四寸五分壺
前有陷陷中斜置廣板首接方空木底尾達東楹座
下設隔四如甬道狀隔上安大鐵丸大如雞卵左十
二主時中五主更及每更初點右二十主點其安九
處皆有環開閉且設橫機其機狀類匙一端曲可以
拘環一端圓可以受丸中腰皆有圓軸令低昂其圓
端當銅筒之竅銅筒有二斜設於隔上左長四尺五
寸圓徑一寸五分主時下面穿十二竅右長八尺圓
徑如左筒主更點下面穿二十五竅竅皆有機初令
竅盡開銅板之小丸墜注動機則機自掩竅以爲次
丸轉過之路次次皆然東楹坐上層之下左懸短筒
二一受丸一內設機匙匙之圓端半出當受丸筒底
右立圓柱方柱各二圓柱中空內設機形亦如匙半
出半入左柱則五右柱則十方柱斜貫小筒每柱爲
四一端爲蓮葉一端爲龍口蓮葉則受丸龍口則吐
丸龍口蓮葉上下相當其上別有懸短筒二一受更

丸一受點丸右方柱每蓮葉下各附直短筒二橫短
筒一其橫筒一端接於左方柱蓮葉下左圓柱之五
匙右圓柱之五匙其圓端各當龍口蓮葉間右圓柱
之五匙其圓端半入直筒之內漏水下注於受水壺
則浮箭漸升應時撥左銅板竅機而小丸墜下轉入
銅筒從竅墜撥其機機開而大丸墜轉入座下懸短
筒墜動機匙則機一端自筒內上觸司時神之肘即
鳴鍾更點亦然但更丸則注入懸短筒墜撥機匙自
左圓柱中上觸司更神之肘鳴鼓轉入點筒復撥初
點之機自右柱中上觸司點神鳴鉦而止于蓮葉下
眞小筒其轉入處設機初閉更丸之路及其轉入則
所入之路閉而更路開餘更皆然待五更終抽扃出
之每更二點以下之丸則墜注懸短筒轉入蓮葉撥
其點之機而止次點之丸轉過亦撥其點之機而止
其止丸之筒有竅加扃閉之及五點之丸墜動其最
下之機則連機鐵繩以次抽諸扃與前三點之丸一

時俱下矣其主時大丸隧注懸短筒轉入于附圓一柱筒隧踏橫木北端木長六尺六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七分當橫木中腰立短柱使橫木接以圓軸令可低昂於橫木南端立圓木如指長二尺二寸當報時神之足下足端有小輪軸大丸隧壓北端則南端仰而擎神之足升座中層之上橫木北端之北立小板令可開闔板有鐵繩上連主時懸筒之機匙匙動則板開令出前丸橫木南端低而報時神還於輪面次時神即代升其輪轉之制輪外橫置小板長一尺許坎其中四五寸許令銅板橫跨其上其勢順傾一端設軸令可開閉報時之足初入銅板下半寸許升則開銅板而上上則還閉及其時盡而還輪面則足端鐵輪順轉銅板而下暫不能住次時神亦然凡諸機械皆藏隱不現而所見者具冠帶木人而已此其大率也○金鏡銘并序帝王之政莫重於協時正日而考驗之則在於儀象晷漏盖非儀象無以察天地之運

非晷漏無以準晝夜之限千歲之致始於一刻之不差庶績之熙由於寸陰之無曠是故歷代聖神順天出治莫不致謹於斯恭惟我 主上殿下存帝堯之欽若體大舜之在璣爰命攸司 制作儀象以憑測候仍新漏器以齊晷刻乃於禁內西偏建閣三楹命護軍臣蔣英實作司辰木入三神十二神以代雞人之職東楹之間設座二層三神在上層一前置鍾撞之以報時一前置鼓擊之以報更一前置鉦扣之以報點其十二神各執辰牌繞立平輪隱於中層之下隨時迭升中楹之中置壺設機用鐵丸以撥其機每於時至諸神輒應參究儀象與天不差眞若有鬼神守之者見者莫不駭嘆實吾東方前古未有之盛制也遂名其閣曰報漏爰命臣鑌昭示將來臣拜獻銘銘曰陰陽代序晝夜交錯天道黙幹神功無跡財成輔相晷漏斯作創自黃帝歷代殊法惟我東土舊制疎闊肇造景式我 后濬哲先在璣衡且新漏器播求

壺四受水壺二晝夜消息由刻差始迺立之籌二六
以示聚檏擊刀或差候伺刻木爲神不勞守吏安神
司漏崇閣乃或設上下座在彼東楹上有三神分鍾
鼓鉦代雞人呼有秩厥聲下十二神辰牌是持繞平
輪面迭升報時究其機激中楹是徵隔以層樓置壺
相承銅作板二鑿竅擬箭加機受丸樹于壺面箭升
動機丸墜而轉丸路斜横抵神下也兩歧分四若甬
道者連筒左右受丸之注筒有機竅視銅板數別有
大丸筒邊布列迤撥其機如電之疾機之所觸司辰
效職有如鬼神見者嘆息偉玆宏規順天作則制侔
造化範圍不忒念玆寸陰用熙庶績折柳其瀋民自
不惑爰立準程昭示無極○金墩日星定時儀銘并
序儀象尚矣自堯舜至漢唐莫不重之其文備見於
經史然去古既遠其法不詳恭惟我　殿下以神聖
冠古之資萬機之暇留神於天文法象之理凡古所
謂渾儀渾象圭表簡儀與夫自擊漏小簡儀仰釜天

平懸珠日晷等器制作無遺其欽若昊天開物成務之意至矣然日周有百刻而晝夜居半晝則測晷知時器已備矣至於夜則周禮有以星分夜之文 元史有以星定之之語而不言所以測用之術於是 命作晝夜時刻之器名曰日星定時儀其制用銅爲之先作輪勢準赤道有柄輪徑二尺厚四分廣三寸中有十字距廣一寸五分厚如輪十字之中有軸長五分半徑二寸北面刻掘中心存一厘以爲厚中爲圜穴如芥軸以貫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龍含輪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龍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龍下有臺廣二尺長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輪之上面臺三環曰周天度分環曰日晷百刻環曰星晷百刻環其周天度分環居外運轉外有兩耳徑二尺厚三分廣八分日晷百刻環居中不轉徑一尺八寸四分廣厚與外環同星晷百刻環居內運轉內有兩耳徑一尺六寸八分廣厚與中外環同有耳所

以運也三環之上有界衡長二尺一寸廣三寸厚五分兩頭中虛長二寸二分廣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環之晝也腰中左右各有一龍長一尺共捧定極環環有二外環內環之間勾陳大星見內環之內天樞星見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環徑二寸三分廣三分內環徑一寸四分半廣四厘厚皆二分亞小相接如十字界衡兩端虛處內外各有小穴定極外環兩邊亦有小穴以細繩通貫六穴而結於界衡之兩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時刻者也周天環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環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環亦刻如日晷但子正過晨前子正如周天過一度為異耳用周天環之銜先下水漏得冬至晨前子正以界衡候北極第二星所在以誌輪邊仍以周天初度之初當之然年久則天歲必差以授時曆考之十六年有奇退一分六十六年有奇退一度至是須更候以定之北極第二星近北辰而最赤明衆所易見故以之

測候耳日晷環用如簡儀用星晷環之術初年冬至初日晨前夜半子正爲始當周天初度之初一日一度二日二度三日三度至三百六十四日乃三百六十四度次年冬至初日子正三百六十五度一日空度三分二日一度三分至三百六十四日乃三百六十三度三分又次年冬至初日三百六十四度三分一日空度二分二日一度二分至三百六十四日乃三百六十三度二分又次年冬至初日三百六十四度二分一日空度一分二日一度一分至三百六十五日乃三百六十四度一分是謂一晝晝則復初夫人事動靜之機實關於日星之運行而日星之運行昭著於儀象之中古之聖人必以此爲治道之首務堯之曆象舜之在璿璣是已我 殿下制作之美意直與堯舜同一揆而吾東方千古以來未有之盛事也嗚呼至哉是宜銘之昭示來世臣墩敢拜手稽首獻銘其詞曰堯欽曆象舜在璣衡歷代相傳制造彌

精曰儀曰象不一其名俯察仰觀以授民事去古既
遠制度廢墜簡策雖存孰知其意 聖神應期祖述
二帝表漏儀象悉復古制時有百刻晝夜分軌測日
之用器無不庀欲兼候夜命作新儀厥名伊何日星
定時其用如何窺星配晷厥質惟銅制作無比先設
圓輪有距交施南北低昂擬赤道規龍蟠于臺口含
輪柄有渠連池惟水至正輪上三環自相依附外曰
周天度分列布內有二環日星分路星環之刻過如
天度內外則運中獨膠固衡橫于面軸貫其心鑿軸
爲穴如芥如針虛衡之端度刻班班雙龍挾軸擎定
極環環有表裏星見兩間其星伊何勾陳天樞南北
以定卯酉相須其候如何用線以察直跨環上下貫
衡末測日用二推星用一帝座赤明近于北極用線
而窺可知辰刻先下水漏子正是視誌標輪環天周
所起每夜過周度分終始器簡而精用周而密幾經
先哲茲制猶缺我 后先天斯儀肇造畀厥羲和萬

世依寶 **簡儀臺** 在宮城西北陽○金墩記宣德壬子秋七月日上御經筵論曆象之理

仍謂藝文館提學臣鄭麟趾曰我東方邈在海外凡所施爲一遵華制獨觀天之器有闕卿旣提調曆筭矣與大提學鄭招講求古典創制儀表以備測驗然其要在乎定北極出地高下耳可先制簡儀以進於是臣鄭招臣鄭麟趾掌稽古制中樞院使臣李蕆掌督工役先制木様以定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少與元史所測合符遂鑄銅爲儀將成命戶曹判書臣安純乃於後苑慶會樓之北築石爲臺高三十一尺長四十七尺廣三十二尺繚以石欄顚置簡儀叓正方案於其南臺之西植銅表高五倍八尺之臬斲青石爲圭圭面刻丈尺寸分用影符取日中之影推得二氣盈縮之端表西建小閣置渾儀渾象儀東象西渾儀之制歷代不同今依吳氏書纂所載漆木爲儀渾象之制漆布爲體圓如彈丸圍十尺八寸六分縱橫畫

周天度分赤道居中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各二十四度弱徧布列舍中外官星一日一周而過一度用繩綴日絡於黃道每日却行一度與天行合其激水機運之巧藏隱不見此五件者古史詳之矣慶會樓之南建閣三楹而置漏器名曰報漏閣東楹之間設座二層三神在上司時者撞鐘司更者擊鼓司點者扣鉦十二神在下各執辰牌不假人爲隨時自報千秋殿西建小閣名曰欽敬閣糊紙爲山高七尺許置於閣中內設機輪用玉漏水激之五雲繞日而出沒玉女隨時而振鐸司辰武士自相顧視四神十二神轉向起伏山之四面陳豳風四時之景所以念生民衣食之艱也置欹器以承漏水之餘所以察天道盈虛之理也簡儀雖簡於渾儀難於轉用作小簡儀二件盖儀雖極簡而用同於簡儀者也一置千秋殿西一賜書雲觀愚夫愚婦昧於時刻作仰釜日晷二件內晝時神盖欲愚者俯視知時也一置惠政橋畔一置

宗廟南街晝之測候器已備矣至於夜則無所考驗
作晝夜知時之器名曰日星定時儀爲四件一置萬
春殿東一賜書雲觀二分賜東西兩界元帥營曰星
定時儀重不便於軍行作小定時儀其制大同小異
此六件者各有序銘盡之矣又作懸珠日晷方趺長
六寸三分竪柱趺北鑿池趺南晝十字於趺北懸錘
於柱頭與十字相當則不必水準自然平正晝百刻
於小輪輪徑三寸二分有柄斜貫於柱輪心有竅貫
一細線上繫柱端下繫趺南線影所在便知時刻雲
陰之日難於知時作行漏體小制簡隨水壺受水壺
各一注以渴烏遞水用子午卯酉時小定時儀懸珠
行漏各爲幾件分賜兩界餘在書雲觀馬上不可一
知時作天平日晷其制與懸珠日晷大同唯鑿池南
北竪柱趺心貫繩柱頭舉以指南爲異耳欲驗天知
時者必用定南針然未免人爲作定南日晷盖雖不
用定南針而南北自定者也趺長一尺二寸五分兩

頭廣四寸長二寸腰廣一寸長八寸五分中有圓池
徑二寸六分有水渠通于兩頭環于柱旁北柱長一
尺一寸南柱長五寸九分北柱一寸一分下南柱三
寸八分下各有軸以受四游環環東西運轉刻八周
天度作四分自北十六度至一百六十七度中虛如
雙環攃餘爲全環内刻一畫於中心底有方孔橫設
直距距中六寸七分虛以持窺衡衡上貫雙環下臨
全環低昂南北平設地平環與南柱頭齊以准夏至
日出入時刻橫設半環於地平之下内分畫刻以當
方孔趺北畫十字懸錘於北軸端與十字相當亦所
以取平也用窺衡當每日大陽去極度分透入日影
正圓即據方孔俯視半環之刻則自然定南知時矣
器凡十五以銅造者一十歷數年而功告成實戊午
春也有司請記始末昭示將来於是以臣與其議命
臣記其事臣竊惟授時之要本乎測天而測天之要
在乎儀表是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有璣衡

以齊七政誠以敬天勤民爲不可緩也漢唐以降代
各有器或得或失未易遽數唯元之郭守敬所制簡
儀仰儀圭表等器可謂精巧矣惟吾東方制作未聞
天開景運文教方興恭惟我 殿下以神聖之資欽
敬之心萬機之暇念曆筭之未精而使之考定慮測
驗之未備而使之制器雖堯舜之用心何以加此其
制器也非獨一二至於若干以備參考其規模也非
惟師古悉裁聖心皆極精妙雖元之郭守敬亦無以
施其巧矣於戲既校授時之曆又制觀天之器上以
奉天時下以勤民事我 殿下開物成務之至仁務
農重本之至意實吾東方未有之盛事而將與高臺
並傳於無窮矣○鄭招小簡儀銘并序唐堯御世首
命羲和以正日晷由茲以降代各有器至元而備今
上十六年秋命李蕆鄭招鄭麟趾等作小樣簡儀雖由
古制實出新規趺以精銅緣以水渠以定準平子午
斯位赤道一環面分周天度分東西運轉以測七政

中外官入宿度分百刻環在赤道環內面分十二時百刻畫以知日晷夜以定中星四游環持窺衡東西運轉南北低昂以待窺測乃竪以柱以貫三環斜倚之則四遊準北極赤道準天腹直竪之則四游為立運百刻為陰緯工作甫訖群下請刻銘示後 王命臣招臣拜獻銘曰天道無為器且尚簡古之簡儀架柱棧棧今茲器也近可提携其入用也同於簡儀蓋簡之又簡之者也

東宮 在日華門外

昌德宮 在北部廣化坊

仁政殿 受朝正殿南曰仁政門又其西南曰進善又其南曰敦化東曰建陽又其東曰宣仁西曰金虎北曰廣智

宣政殿 在仁政殿東

寶慶堂 在仁政殿西

東宮 在建陽門外舊求賢殿廣延亭之基前有蓮池成化二十二年建改

穪春宮

昌慶宮 在昌德宮東舊壽康宮之基成化癸卯成宗爲貞熹王后仁粹王大妃安順王后三宮而建

明政殿 成宗每當正至率群臣賀三宮仍御是殿受朝東曰明政門又其東曰弘化門門內有御溝橋曰玉川

文政殿 在明政殿南

仁陽殿 在明政殿西

景春殿 在壽寧殿北

通明殿 在景春殿北

養和堂 在歡慶殿北

麗暉堂 在通明殿西

歡慶殿 在景春殿東

壽寧殿 在仁陽殿北

環翠亭 在通明殿北 新增 金宗直記昌慶宮之後苑有新亭曰環翠直通明殿之北奧岡巒體勢旁橫側展長松萬株環擁而立又植窓竹數千挺以補其隙前臨大內結構參差鴛鱗碧鏤菱階苔甃相助爲翠微之氣自通以遠則崇墉之外有闤闠闤闠之外有郛郭郛郭之外有巖岫終南

之烟雲東郊之草樹攢青抹綠爭效奇於欄楯之下
者千萬其狀此亭之所以得名也然其所以爲人主
燕息之所則實在彼而不在是焉是亭也歷九閟之
阻聯六寢之邃幽龍寥閬高明爽塏盖其地自 祖
宗置離宮以來儲祥畜祉秘而不發幾至九十餘年
適遇我 殿下堂構之秋而倏然有成豈非有所待
而然耶退朝清讌之餘往往布玉趾以登法宮之仗
一切屏去服夏后之衣岸光武之幘怡神澄慮與道
爲謀至若青陽和暢草木敷榮則感乾坤生物之仁
而瘝癰鰥寡何以無飢薰風南來畏景爍空則咏帝
舜解愠之操而滿壑清陰何以均施黃落在候萬寶
告成則吾民什一之斂不可過制也滕六屑瓊沍氣
襲裘則曰吾民皸瘃之飢不可更勞也凡四時之景
一經于宸眼者皆取以爲發政施仁之資不惟是
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
也然則一弛一張之具亦所不廢如欲紬經而質疑

鴻碩之儒可以並召如欲選射而觀德決拾之士可
以耦進于以從容顧問于以講習武備何莫非君國
子民之嘉猷偉範耶此我殿下作亭深意而中和
位育之極功是可以馴致也昔宋孝宗營翠寒堂於
禁中嘗召趙雄王維等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
來帝曰松聲甚清遠勝絲竹夫孝宗宋之賢主也平
時無燕遊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而乃建斯堂顧
不圖安佚而拳拳於延訪宰輔以防擁蔽之害其英
風雅度至今燁然於簡策之中今我殿下聰明仁
聖遠過孝宗而斯亭之設偶與之同前後聖賢規模
制作異世而同符吁可想已彼芙蓉雙曜之峙壯觀
於上陽凝思韶芳之葺重煥於未央皆爲遊畋巡幸
之備耳烏足爲今日道也誠願殿下毋怠毋荒永
肩一心每登眺之際深懼玩愒之易流而必以懷保
小民爲祈天永命之實如上所云則我朝鮮億
萬世無疆之休寧不在玆乎臣敢以是爲獻

新

增 **璿源殿** 在文昭殿東北奉安先王先后睟容之所 **匪躬堂** 即昌德宮

南賓廳在延英門外○徐居正記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盖匪躬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躬也凡我在廷之臣其知所以匪躬者乎請試論之三公上法台階下取鼎象位百寮之上居具瞻之地峩峩冠冕潭潭廊廟屹然國家之柱石炳若人物之蓍龜可不知輔相之職論燮之道乎當思夫袞職有闕何以補之王猷未熈何以闡之曰都曰俞何以颺之嘉謀嘉猷何以告之贊化育而亭毒之畏天譴而戒懼之思以一言而悟主不以百計而要君思以藥石而陳之不以鴆毒而迷之圖事揆策開誠心而布公道正色率下存大體而略細務於匪躬之義庶近之矣若或位極而功名足以累其心祿厚而富貴足以蕩其志權欲專而貨欲黷危不扶而顛不持復有臨事模稜與世浮沉布被而釣名牙籌以畫利來伴食之

請招覆餗之謗謂之匪躬可乎至如貳公弘化六卿
分職暨諸大夫凡百藎臣尊位重祿任專責大遭難
遇之時值可為之秋當思夫寅亮承弼之何道也啓
沃贊襄之何策也於制作則思潤色之於賢俊則思
薦拔之若何而措官刑若何而阜民財干戈何以弭
之土地何以闢之論大策決大疑言為輕重國忘家
公忘私身任安危思以忠信節義自礪不以成敗利
鈍自小夙興夜寐鞠躬盡瘁於匪躬之義庶近之矣
若或旅進旅退患得患失席寵而固權竊位以妨賢
立朝無大節盜世皆虛名復有迂濶無能執拗自是
妨政而害治曠官而失職昧止足之機與尸素之刺
謂之匪躬可乎至如人主之寵任臣下者莫如近侍
人臣之親昵君上者莫如近侍蓋近侍者常居左右
獨典衡要天顏咫尺九重甚邇法語丁寧重瞳屢回
如耳目焉達人主之聰明如喉舌焉代人主之綸命
樞機不可不密出納不可不允斟酌而敷奏之從容

而獻替之思上澤之或壅則導宣而霈之恐下情之
有阻則開陳而達之論思於廈氈之上運籌於帷幄
之中上無過擧下無隱情精白一心奉揚惟謹若然
則雖謂之匪躬可也若或窺伺人主之喜怒逢迎人
主之顔色構巧思而悅之設奇計而中之瞑眩之言
不達紝纊萋斐之辭或成貝錦納言廢職獻諫成風
謂之匪躬可乎至如臺諫者朝廷公論之所在人主
居九五之尊處億兆之上其高也非特日月其威也
不啻雷霆然而抗天顔批龍鱗惟臺諫能之排金門
叫玉墀惟臺諫能之立人主左右與人主爭是非人
主曰可臺諫曰不可人主曰不可臺諫曰可犯冒不
諱骨鯁不撓雖碎首而不辭奚鼎鑊之可逃若然則
牽裾猶可復折檻何獨美須謂之匪躬可也若或貌
臺諫而心不臺諫言臺諫而行不臺諫明諍顯諫於
冕旒之前以塞其責潛移默奪於利勢之中以濟其
欲議論發於陰私封駁出於好惡遇事不言則緘口

如金人論事不足則合口如蜀椒復有知論事而不知大體知論人而不知長短紛紜擾攘猥鎖細屑上煩人主之聽覽下駭朝廷之見聞不知某忠而某佞亦復誰毁而誰譽哉然則謂之匪躬可乎至如若大若小曰寮曰寀明明在位穆穆布列文武並用各盡所長細大不捐惟器是適是宜懷材抱藝卓犖魁傑之士褒然而起敎然而興振長策而騁長技行素志而展素蘊陳力就列輔理承化於匪躬之義庶近之矣若或僥倖進取睥睨時態於權門勢宅熱則附冷則背雖抱關擊柝得則喜失則怒以奔競爲出身之逕庭以賄賂爲媒進之階除赧然無恥盲然無識謂之匪躬可乎嗚呼虞書之命九官商訓之儆有位周官之分六職皆摠內外庶官而定上以是欲訓迪之下以是相箴警之上下之間勸戒深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奈何王禹偁作待漏院記只規宰相而不及庶寮乎先正有言爲君難爲臣不易爲君之難則

聖上宵旰憂勤既體而行之爲臣不易則羣臣知者鮮少苟能知爲臣之不易則可以知匪躬之義矣知匪躬之義則不可負爲臣之職矣請書此用規在位者因以自警云

壇廟

社稷壇 在京城内西仁達坊社在東稷在西兩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各三級壇飾隨方色燾以黃土社有石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剡其上培其下半當壇南陛之上四門同一壝方二十五步繚以周垣國社國稷神座並在南北向后土神配國社后稷神配國稷各在正位之左近北東向○祀典載大祀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 在南郊方二丈三尺高二尺七寸四出陛兩壝二十五步風雲雷雨神座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並在北南向

嶽海瀆

壇○在南郊制與風雲雷雨同唯一壝無壇有廟三間○嶽南智異山在南原中三角山西松嶽在開城北鼻白山在定平○海東海在襄陽南海在羅州西海在豐川○瀆南熊津在公州伽耶津在梁山中漢江西德津在長湍平壤江在平壤鴨綠江在義州北豆滿江在慶源

先農壇在東郊制與風雲雷雨同神座在北南向 成宗七年築觀耕臺於壇南十步正月親祀先農行籍田之禮

先蠶壇在東郊制與風雲雷雨同神座在北南向成宗九年春又築壇于昌德宮後苑 王妃率命婦親祭行親蠶禮

雩祀壇在東郊制與風雲雷雨同唯方四丈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后稷神座俱在北南向西上○已上載中祀

靈星壇在南郊方二丈一尺高二尺五寸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神座在北南向

老人星壇在南郊

馬祖先牧

馬社馬步壇俱在東郊禡祭壇在東北郊司寒壇在南郊制與靈星同名山大川壇制與靈星同神座在北南向無壇有廟三間○名山東雉岳山在原州南雞龍山在公州竹嶺山在丹陽丐佛山在蔚山主屹山在聞慶錦城山在羅州中木覓山西五冠山在長湍牛耳山在海州北紺岳山在積城義館山在淮陽○大川南楊津溟所在忠州楊津在楊州西長山串在長淵阿斯津松串在長連清川江在安州九津溺水在平壤北德津溟所在淮陽沸流水在永興○若時旱望祈則就北郊設岳海瀆及諸山川神位各於其方俱內向厲壇在北郊制與靈星同神座城隍在壇上北南向無祀鬼神在壇下左右相向○已上載小祀

宗廟在京城內東蓮花坊太室居中南向凡七間前有三階東西各有夾室二間夾室之南各有廊

庭東西又各有廟三間西藏七祀神主東藏配享功臣神主神座　太祖一位昭穆各二位各於室內南向西上七祀神主座在廟庭西東向功臣神座在廟庭東西向

永寧殿 在宗廟西大室坐北南向凡四間前有三階奉安遷主○已上載大祀三

文昭殿 在景福宮城內之東後寢五間前殿三間各有龕室前有三階神座前殿　太祖居中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後寢則並在北南向西上朔望祭後寢四時大饗出主前殿合祭○有參奉二人

延恩殿 在景福宮城內西北隅　成宗奏請朝廷尊德宗爲懷簡王旣祔宗廟仍建此殿奉安神御其享祀視文昭殿○有參奉二人

孝思廟 在北部鎮長坊

文廟 在成均館明倫

堂之南大成殿坐北南向凡五間前有二階庭東西各有廡神廚在西齋西北典祀廳又在其西○神座大成至聖文宣王居中南向配享兖國復聖公顔子沂國述聖公子思在正位東南西向郕國宗聖公曾子鄒國亞聖公孟子在正位西南東向俱北上殿内從享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在東壁並西向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潁川侯顓孫師在西壁並東向俱北上東廡從享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顔辛上蔡侯曹卹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商雷澤侯顔高上邽侯壤駟赤成紀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蔵富平侯顔祖塗陽侯句井彊甄城侯秦祖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汧源侯燕伋宛句侯顔之僕建城侯樂欬堂邑侯顔何林

慮侯狄墨郛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葴臨濮侯施之
常華亭侯秦川文登侯申棖濟陰侯顏噲泗水侯孔
鯉蘭陵伯荀況睢陽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
伯毛萇彭城伯劉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
鄉侯盧植滎陽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侯
韓愈豫國公程顥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華陽
伯張栻魏國公許衡在東西向西廡從享單父侯宓
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晳哀豐阜侯顏無繇
共城侯高柴壽長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
西赤千乘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沐陽侯伯虔諸城侯
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
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文侯
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祈鄉侯罕文墨淄川侯申黨厭
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
腓城侯廉絜博平侯叔中會高堂侯邽巽臨朐侯公
西輿如內黃侯蘧伯玉長山侯林放南中侯陳亢陽

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
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江都伯董仲舒畄阜
伯孔安國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康成
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甯道國公周敦
頤洛國公程顥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
謙在西東向俱北上本國弘儒侯薛聰文昌公崔致
遠文成公安裕在西廡南北向西上載中祀○卞季
良碑銘永樂七年歲在己丑秋九月國 王殿下命
臣季良若曰惟我 先考太祖受天明命肇造家邦
定都漢陽亟建廟學所以尊先聖而重文敎也予承
丕緒聿遵成憲重新廟宮既成矣學官崔識等請文
之石垂示將來汝其筆之臣季良承 命隕越退而
徵其始末歲甲戌 太祖既建都其宗社朝市城郭
宮室之制咸底厥宜即謀營廟學度地於都之東北
隅山止土衍水環以流厥位面陽 命驪興府院君
臣閔霽治之鳩工飭材經始於丁丑之三月蕆事於

戊寅之七月聖揞崇宇從祀旁序學在廟後中明倫
堂左右有夾引脩廊于兩夾之南左夾之東有廳有
廊師生之位正錄所處無一不完規模宏敞締築堅
緽凡爲屋大小以間計者九十六置田以供粢盛廪
生徒復戶以應洒掃足使令廟學之事可謂備矣而
火于庚辰二月其年十一月 殿下即位于松京詣
學謁先聖命胄子就學歲己酉還都親奠于先聖
先師越三年丁亥正月 命即廟之舊基而新之星
山君臣李稷暨中軍同知摠制臣朴子青董役晨夕
督視心計指授工師用勸四閱月而廟成崇深端大
比舊有加作神廚于廟之西東西門于兩序之下加
給田口田至萬餘畝口以百計者三矣用議政府左
政丞臣河崙獻議躋鄒沂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
揞廟宮之制益無憾焉臣竊惟聖人之道大矣不可
得而讚也雖强有言其不類於繪天地而畫日月者
幾希吾夫子生於周末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作百

王之大典而垂教功極於化初澤流於無窮既生民
以來未有其盛宰予所謂賢於堯舜者其有以夫自
唐以來際天蟠地廟貌相望崇祀不忒矧吾東方爰
自古昔俗尙禮義服箕子八條之教彝倫之叙典章
文物之備侔擬中國吾夫子盖嘗有欲居之志矣則
營建廟學興崇文教固非他邦之比也恭惟太祖
康獻大王應天順人草創鴻業奄有東方定都之初
即以崇聖祀與儒術為先盖其尊德樂道之誠出乎
天性而卓然有見於出治之本源當務之為急矣所
以貽謀垂裕淑入心而壽國脉者嗚呼至哉殿下
仁孝謙恭剛健睿智光紹先業臨政之暇樂觀經史
每至夜分卷不釋手以極格致誠正之學以盡持盈
守成之道焉求之蕭古盖亦絶無而僅有矣世道之方
亨人文宣朗一時勲親大臣百僚庶府以至宿衛之
臣莫不嚮學非我太祖右文興化育養人材而我
殿
下弘大前烈躬行於上以鼓舞多士作新斯民之致

然歟肄業有學承祀有廟周旋登降愀然對越觀感開發勉勉循循由門而堂以求其室成德達材致君澤民者接踵而出駸駸乎三代作人之盛可驗也豈惟改觀易聽焜耀一時而已哉實我朝鮮 宗社萬世之福也臣季良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於穆宣聖應時而生包羲迄周集厥大成自生民來孰盛與京赫哉崇祀周于普天矧曰箕封禮義惟 先揖讓俎豆從古則然天錫 太祖神聖武文昭受 帝命克集大勳翼翼神都惟漢之原延經學宮聖廟在中奠薦講肄多士景從明明我 王纘緒增功緝熙聖學今古罕同有倬新宮躋祀二公元良入學國本攸隆我作我述先聖是崇人材是育風化是懿孰無秉彝而自暴棄入日進學世日趨治登三咸五刻日以俟華山嶙嶙漢水亹亹與國無疆惟聖之祀窮石琢詞于永厥視○權近新刊釋奠儀式跋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自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新

儀然亦廢墜多莫之行紫陽朱文公每嘆於此屢請
舉行且有志於改正其節次而卒莫之就寧國府學
所刋儀式乃先儒孟君之縉取紫陽釋奠儀湖學晃
服圖梓爲一編而釋奠須知滄洲舍菜儀幷載于後
神位向背器服制度與夫登降酌獻之儀無不備載
獨所謂紫陽儀者亦因開元之舊文公嘗欲改正而
未就者也建文庚辰之歲全羅道觀察使咸公悼州
縣釋奠之失儀報聞于國求得儀文於成均將鋟諸
梓以囑全州府尹柳公公亦樂從之未幾廉使趙公
代咸公繼之董功益力時判官許君嘗在成均講究
是禮甚悉者也觀其所得儀文未全乃白趙公更報
于國始得寧國全文以刋又以元朝至元儀式附之
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改正者盖庶幾焉故今
成均遵用之以是附于寧國之書釋奠禮文粲然咸
備悉爲成書可傳於後數君子所以拳拳於此必欲
盡禮以祀先聖其有功於廟學有補於風化可嘉也

已○李淑瑊典祀廳記自有此文廟即有此祀典一月而祭朔望一歲而奠春秋必假西廡隙宇以為燔炮烹餁之所又其龔簾露置神門旁通風雨易致朽缺師生之從事廟庭者病此久矣歲壬辰秋大司成李公克基議諸知館事徐公居正領議政申公叔舟具由以聞 上命賜材瓦若匠人仍令本館役奴隷營構遂度西廡之西偏曠地東作三間安龔簾南作四間以供燔炮烹餁垣其東西兩隅以固藩屏既已祭告事由門其西之壁以便出入閱五月而斷手焉余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則宜其巍然南面而享萬祀之常祀也自魯哀至宋元各有宗祀之禮尊崇之典史具可考已我 太祖康獻大王定鼎漢陽首建文廟廟貌煥赫 列聖相承增其賁飾其七十餘年之間凡所以尊先聖重祀事禮文誠敬無所不用其極而獨闕於廳事豈非有待而然歟恭惟 主上殿下以天縱之聖撫大平之運

躬行謁廟之禮而文教蔚興復舉大牢之享而祀事極豐其培植本源鼓舞士類直與周王旱麓同一機而累世所未遑之闕典一朝修舉而廟庭之事畢矣此正吾道一大幸也噫高帝慢儒溺冠馬上安事而過魯一祠猶足以基漢家四百年之命脈况 上之所以重道崇儒嚴祀典新祠制之美意至於如此則我 朝鮮億萬年無窮之命脈精神其不在斯歟 新增 今 上十二年以高麗侍中鄭夢周從享西廡

纛神廟 在禮曹西神座在北南向

苑囿

景福宮後苑 有序賢亭翠露亭關雎殿忠順堂

昌德宮後苑 與昌慶宮後苑通有閱武亭亭傍有四井曰摩尼曰玻瓈曰瑠璃曰玉井 世祖時所鑿

○崔恒序我 殿下御極之六年冬十一月移御昌德宮 上雅愛泉水一日 命永順君臣溥相可浚

處得于廣延亭之南掘之洌可食也桂陽君臣璔得
于仁政殿前穿之則故溝也塞之厥後又 命溥等
得于苑西及壽康宮之北並以汚下棄之 上度閱
武亭旁當有美泉召溥曁烏山君臣澍等分左右相
之果得亭旁者各二所皆盤石鑿出潔淨味甚美
上喜甚令溥等亟鑿之龔山骨之細理者甃之狀如仰
釜僅容水數斛許人可俯而挹功訖 上名最上井
曰摩尼次曰玻瓈次曰琉璃次曰玉井各有倫而乎
之各立石井眉扁之 上製摩尼井歌一篇
并略解以示諸臣令各占一井和進云云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之一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之二

京都下

文職公署 宗親府 在北部觀光坊宗室諸君之府其屬典籤司附馬○宗親無定數典籤一人正四品典簿一人正五品 議政府 在光化門南之左一在昌德宮仁政殿西其任總百官平庶政理陰陽經邦國其屬舍人檢詳二司附馬○領議政左右議政各一人正一品左右贊成各一人從一品左右參贊各一人正二品舍人二人正四品檢詳一人正五品司錄二人正八品○李克堪舍人司題名記萬幾之煩一人所不能獨理於是乎有宰相焉相亦不能獨理於是乎有僚佐焉夫以一國委之相而相之所日與圖議國政者僚佐耳周有宰士漢有丞相長史是其職也高麗都評議

司摠治國事置經歷都事皆以他官兼之我朝建議政府倣成周三師三少之職以正宰相之位號又置舍人二員以佐之令相臣自薦辟所以重其選也司舊有題名記歲久紙渝墨弊盧公叔仝自舍人不數年觀察湖南爲具題名冊一本送之緘櫝皆具遂謄寫于新本幷藏舊本所以不忘舊也居是選者不以獻可替否爲心徒以唯諾承稟爲任則不過一吏員耳豈國家設置之意乎深有望於後之諸君子云○前人檢詳司題名記政府摠治百司設舍人檢詳二司爲僚佐分掌庶事其選重矣甲午罷政府署事只置舍人司歸檢詳職事于禮曹丙辰署事以後始復置此司司中舊有題名記自甲午以前皆不可考只記丙辰以後任人名氏觀者恨其不周暇日搜檢文書得崔相國府以下數公因新作題名冊書于卷首以補前日之未備云

忠勳府

在北部廣化坊諸功臣之府其屬經歷所附焉○正一品

親功臣王妃父則稱府院君其餘至從二品俱稱君
無定數經歷一人從四品都事一人從五品經歷都
事官品他司同○權擘記人臣之有功於國者旣以
金帛賞之爵祿酬之記功於太常銘勳於鼎鍾矣猶
以爲未也而慮有闕典則又爲之置官府以掌其事
我 太祖秉籙膺圖化家爲國文武才智之臣際會
風雲奮功立事共集大勳者其元功偉績輝暎簡策
旣丹書鐵券藏之盟府設忠勳司以主之者盖重之
也 太宗誅剪孽臣再定內難其左右前後不避夷
險弘濟艱難者論其定社佐命之功則亦無讓於前
人焉 我 殿下遭王室之中微憤乾綱之解紐奮赤
手除姦兇復正皇極寔 英謀之獨運而其忘身徇
國騁智効力有尺寸之勞者咸錄而不遺焉及乎
龍飛九五萬彙一新固不假人爲而其攀鱗附翼密裨
鴻圖與有微勞者亦不遺焉大哉天地之德不可名言
矣於是又特陞忠勳司爲府班視兩府置經歷都事

加賜田數百結奴婢以口計者五百以舊廨隘陋
不稱 賜北部廣化坊宗簿寺公廨一區又 命因
其基而重新之功旣告成咸以不可無文徵予爲記
予曰功役之顚末不必詳也顧爲諸公一言焉顧自
今毋挾勢毋怙恩毋以小隙棄大好以毋負 聖
明以此酬 大恩不亦美乎人稱光武能保全功臣
而於高帝則責之不能焉予以爲不然使韓彭如寇
鄧高帝亦必能全之矣使寇鄧如韓彭光武之保全
亦未可知也其保全與否不是人臣之自取歟諸公
皆隕越以聽用書以爲戒 新增 在中部寬仁坊燕山
甲子撤舊府今
上初移創于此

儀賓府 在中部貞善坊尚公主翁主者之府其屬經歷所附
馬○從二品以上稱尉正三品堂上官則稱副尉堂
下官則稱僉尉從三品亦稱僉尉俱無定數經歷都
事各一人 新增 燕山甲子撤移他所

敦寧府 在中部貞
今 上十一年創于北部廣化坊

善坊 王親外戚之府○領事一人正一品判事一人從一品知事一人正二品同知事一人從二品都正一人正一人皆正三品副正一人從三品僉正二人從四品判官二人從五品主簿二人從六品直長二人從七品奉事二人從八品參奉二人從九品○領事至參奉官品他司同 新增 燕山乙丑革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參奉各一人今上初復置

義禁府

在中部堅平坊掌奉敎推鞫之事其屬經歷所附焉又有當直廳郎廳一員吏日遞直掌士庶申訴告牒等事○判事知事同知事凡四人皆以他官兼經歷都事凡十人皆以前資帶○柳誠源題名記官府題名蓋本於遷史之年表所以著姓氏遷除日月使後之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也國朝掌獄之官曰刑曹也曰義禁府也刑曹主治寇賊刑暴亂禁府則古之詔獄也 朝廷大獄及中外久滯難斷之事皆於是焉歸任尤重矣在高麗時曰巡

軍萬戶府置都萬戶上萬戶副萬戶鎭撫千戶提控
恭愍十八年改爲司平巡衛府置提調判事叅詳官
巡衛官評事官辛禑時復改爲巡軍萬戶府 國朝
因之 太宗二年改爲巡衛府三年又改爲義勇巡
禁司十四年改今號置提調鎭撫知事都事此建置
沿革之大略也自 國初迄于今題名尚未有記府
中恨之一日提調權公蹲屬鎭撫安君位蒐羅故牘
得故議政朴平度公以下若干人其稱巡禁以上文
籍逸失漫不可考而所得者亦間有闕焉姑取其可
考者聯書于冊庶來者有考焉夫題名尚矣唐宋以
來雖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伊臯事之重官而闕之
可乎哉此今日諸公惓惓之意也覽者因其人而尚
論之則不但取姓氏
歲月之可見而已

吏曹

在議政府南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其屬有文選考勳考功三司忠翊府內侍府尚瑞院宗簿寺司饔院內需司掖庭署隷焉○判書一人正二品叅判

一人從二品祭議一人正三品正郎三人正五品佐郎三人正六品他曹同唯兵曹加祭知一人正郎佐郎各一人刑曹加正郎佐郎各一人

戶曹

在漢城府之南掌戶口貢賦田粮食貨之政其屬有版籍會計經費三司內資寺內贍寺司䆃寺司贍寺軍資監濟用監司宰監豐儲倉廣興倉典艦司平市署司醞署義盈庫長興庫司圖署養賢庫五部隸焉

禮曹

在光化門南之右掌禮樂祭祀宴享朝聘學校科擧之政其屬有稽制典享典客三司弘文館藝文館成均館春秋館承文院通禮院奉常寺校書館內醫院禮賓寺掌樂院觀象監典醫監司譯院　世子侍講院宗學昭格署宗廟署社稷署氷庫典牲署司畜署惠民署圖畫署活人署歸厚署四學隸焉

兵曹

在司憲府之南一在昌德宮金虎門外掌武選軍務儀衛郵驛兵甲器仗門戶管鑰之政其屬有武選乘輿武備三司五衛訓鍊院司僕

寺軍器寺典設司
世子翊衛司隷焉

刑曹 在兵曹之南掌法律詳讞詞訟奴隷之政其屬有詳覆考律掌禁掌隷四司掌隷院典獄署隷焉

工曹 在刑曹之南掌山澤工匠營繕陶冶之政其屬有營造攻治山澤三司尚衣院繕工監修城禁火司典涓司掌苑署造紙署瓦署隷焉○徐居正題名記按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即六卿之一而冬官之長也漢曰民曹魏曰左民晉宋曰起部隋曰工部唐宋尢仍之我國家置六曹工居其一即古之冬官曹之長曰判書即周之司空歷代之尚書也次有叅判叅議各一人皆貳乎判書者也郎屬有六正郎三人秩正五品佐郎三人秩正六品此歷代之郎中員外郎也其掌有三曰營造司曰攻治司曰山澤司厥選甚重選必用幹局藝能俱優者授之自 國初迄今六十餘年之間歷是任者不知賢幾人能幾人爲時名相者幾人前後來者喜因循

不録姓名使沒沒無傳豈不深可惜哉今正郎曹公變隆金公良璥愼公先庚佐郎姜公允範成公標李公永敷前正郎申公允甫佐郎林公守謙慨然追求往牒得正郎曹公尚治而下若干人題名爲先生案繼此來者雖千百人亦可續書傳之不朽也居正嘗觀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皆有年表以記人物之姓名後世官府廳壁皆有題名記蓋亦祖其意也今中外庶司徃徃有之況工爲劇曹郎爲一時之高選佐六卿若百工其任不旣重乎而可無題名也哉宜諸公之拳拳也抑因此以考人物之盛衰功績之勤怠遷次之日月有所取舍於其間則其所補亦豈小哉是以書

司憲府

在中樞府南掌論執時政糾察百官正風俗伸寃抑禁濫僞等事其屬監察房附焉○大司憲一人從二品執義一人從三品掌令二人正四品持平二人正五品監察二十四人正六品○徐居正題名記周禮記御史之名漢置御

史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屬有御史稱臺曰御史或曰蘭臺又與尚書謁者爲三臺唐復御史臺或曰肅政臺宋公唐制稱御史臺其屬有三院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元亦有御史臺 皇明置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副御史左右僉都御史諸路監察御史高麗初稱司憲臺又曰御史臺後復司憲臺置大夫中丞雜端侍御殿中監察文宗增置判事知事忠烈朝改稱監察司有提憲侍丞侍史監察史忠宣朝始稱司憲府以大夫爲大司憲中丞爲執義侍御史爲掌令殿中御史爲持平監察御史爲糾正其後臺名官制亦不一本朝因麗舊曰司憲府置大司憲一人執義一人掌令二人持平二人專掌諫諍論劾其屬有監察二十五人以他官兼之 世祖朝皆帶本職減一員爲二十四嗚呼御史之職歷代重之其任重其責大其憂亦深何者御史得人則君有過舉批龍鱗抗雷霆屬鈇鉞而不辭將相大臣有愆違得

以繩糾之宗戚貴近有驕悍得以彈擊之小人在朝
必欲去之貪墨在官必欲迸之舉直錯枉激濁揚清
正色立朝百僚震慴其責豈不重且大乎如或御史
失人則君有過舉將相非人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
事若不見不聞如有物塞其耳有手掩其目有鉗緘
其口默默苟容則雖全身遠害於職分何於物議何
其憂也豈不深矣乎哉 祖宗以來重臺憲耳目之
選養慷慨敢告之氣應是選者孰不欲砥礪名節思
副德意乎天順癸未秋居正以不才承乏大司憲未
嘗拾遺補闕以裨 聖德十一年于今復叨重寄淺
技劣能衰憊尤甚徒積危懼一日與執義玄君碩圭
掌令許君迪金君自貞持平金君潤宗安君瑚論臺
中故事舊未有題名記近有臺長有志者得黃翼成
喜以下二百二十餘人題名然除授遷轉歲月未盡
詳悉諸君稍修整之囑余記夫官府題名古也至於
憲府其所關尤重繼自今戴豸冠簪白筆讀是記者

曰其賢其忠其佞其詐善爲法而惡爲戒使牽裾碎首之忠不獨專美於前而在位皆澄淸慷慨之儔則題名之補豈曰小哉吾又聞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蚳鼃以士師諫孟子曰立乎朝道不行恥也工與士師非諫職尙然況職乎諫者乎職乎諫而道不行者乎吾爲是懼謹書此以爲同列箴警之詞且詔後來云

【新增】燕山乙丑革持平丙寅加設掌令二員今上初幷復舊

忠翊府 在北部陽德坊原從功臣之府○都事二人

承政院 在月華門外一在昌德宮仁政殿東一在昌慶宮金馬門南掌出納王命○都承旨左右承旨左右副承旨同副承旨各一人正三品注書二人正七品○柳義孫題名記題名有記古也其在前朝之季凡經淸要職者莫不記名以示于後代言房先生案者蓋其一也然累經兵燹殆爲遺失洪武十七年甲子冬右代言金公永珍迺即掇拾而改録蓋傳久也二十五年壬

申秋我 太祖康獻大王改王自是除是職者別錄
于左盖更始也我 太宗恭定大王潛邸時亦在是
選 聖諱昭昭炳如日星尤不可不敬重也自始至
今殆將六十餘年藏之既久多所毁汚於是都承旨
永川李公承孫右承旨晉山姜公碩德左副承旨長
水黃公守身右副承旨商山朴公以昌同副承旨完
山李公思哲等概然興嘆具辭以啓凡諸所需皆出
特賜遂新其紙改其字裝潢其冊縢緘其櫝以傳永
世正統甲子夏五月也始改於甲子而又改於甲
實斯案之再初也竊念昔帝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商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
心沃朕心其於出納啓沃之間臣心之忠使君德之
修否係焉可不懼哉可不戒哉○趙瑞康新堂記院
之舊宇旁屋四塞無以宣暢欝堙導迎清曠集賢殿
北報漏閣南厰地閑曠一日 上命繕工監構春秋
館尚瑞司于東西以藏 實錄與寶璽又於西南周

以廊廡三十餘間工役既完臣等請賜廊東二楹
乃以爲廳不侈不陋前虛後敞清風自來明月時至
朝參之後敷奏之暇北對華山南望冠嶽綠雲舒卷
層巒隱見朝暉夕陰奇態萬千一擧目之頃心廣神
怡超然有出塵之趣皆我 聖上之賜也然是堂夫
豈遊翫之所百司之職萬民之命萃于一官出納之
機得失係焉可不愼歟方今 聖神御極登崇俊良
政簡刑清道隆仁洽夷戎賓服萬物阜康於是日覲
天顏以承寵渥幸同魚水之歡其樂不已極乎苟或
政煩賦重民咨於野吏困於官雖有是堂豈足爲樂
哉姑書之以示後之君子云 新增 燕山甲子加設注
書二人令 上初還革○成俔詩幷序成化五年春
二月 上出白磁鍾一事幷法醞一樽賜承政院
曰其以此觴之臣等伏覩是鍾藝精埏值制合規度
表裏清瑩無纖瑕類實希世之寶也顧惟臣等待罪
納言夙夜兢惶恒懼尸素之譏而 聖上特加恩憐

日傾晉接又 賜内帑之珍以示寵異之私非臣謏
薄所能上報唯當十襲以傳後 上賜於來今使後
之居是職者必曰斯鍾也在其之時而上之所賜也
則 聖上推赤心以待群臣之盛美當永傳於罔極
而臣等亦依日月之末光與有榮焉顧不韙𪘚相與
慶幸共祝 睿筭之餘謹述鄙懷仰頌 聖德詞曰
海東初日升蒼穹風雲冉冉隨飛龍鳳沼地近蓬萊
宮形墀咫尺瞻 重瞳一朝中使降九重剡地衣被
恩光隆初傳天語開黃封副以一箇玻瓈鍾荷心巧匝
黃金鎔王色韜瑕如白虹形無苦窳天為工纖樽王
瓚將無同黃流瀲灧搖其中中藏不老春光濃承歡
恰得心神融身世怳惚超鴻濛既醉稽首爭呼嵩載
賡天保酬天功願言賓此須始終千載萬歲垂無窮

掌隷院

在工曹之南掌奴隷簿籍及決訟之事○判決事一人正三品司議三人正五品司評四人正六品【新增】今 上十一年置無判決

事一人十五年還革

司諫院

在北部觀光坊掌諫諍論駁之事○大司諫一人正三品司諫一人從三品獻納一人正五品正言二人正六品○徐居正記經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春秋傳齊桓公有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雖不名官意亦尚矣漢武帝始設諫大夫秩六百石光武置諫議大夫秩八百石厥後或置或不唐制諫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下有補闕拾遺分左右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其選始重宋興大抵仍唐之舊增損廢置間或不同建炎以後始別諫大夫不隷兩省時與兩省相見論議此後世名官之大致也我　朝開國之初仍高麗之舊諫官皆屬門下府謂之郎舍其員有左右散騎左右諫議直門下起居注內史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妙選一時才望門地俱優者任之我　太宗二年辛巳始置別爲以左右司諫爲之長秩正三品次知司諫從三品次左右獻納正五品次左右正言正六

品俾專言責不兼他務恭惟列聖相承任賢從諫養慷慨敢言之氣應是選者孰不欲竭忠盡節益勵謇諤以無負委任之義居正承乏為右大夫夙夜懼不稱報先是辟上有題名記備録先生遷次日月第因歲久殘缺不可傳久謀諸同僚左大夫金公從舜知院事宋公處儉左獻納李公永垠右獻納崔公泥老左正言趙公孝仝右正言李公淑瑊小加修整自國初迄今題名者安散騎景儉而下總七百六十八人噫盛哉居正嘗讀司馬公記後之人將歷指其名曰其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可之不懼哉先生之言盡之後何言庶以此為同列相戒之辭【新增】燕山乙丑革正言一人加設獻納一人丙寅革本院今上初并復舊

弘文館

在承政院西即古之集賢殿有藏書閣一在昌德宮都摠府之南即古舍人司一在昌慶宮承政院之東掌內府經籍及經筵文翰之任○領事一人大提學一人正二品提學

一人從二品皆以他官兼副提學直提學各一人皆
正三品典翰一人從三品應教一人正四品副應教
一人從四品校理二人正五品副校理二人從五品
修撰二人正六品副修撰二人從六品博士一人正
七品著作一人正八品正字二人正九品大提學提
學直提學應教博士著作正字官品他司同○世
祖朝梁誠之建言臣竊觀歷代書籍或藏於名山或
藏於秘閣所以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
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御藏
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九年一曰高麗國
御藏書自肅宗朝至今三百六十三年印文如昨文
獻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而傳之者乞令
藏書後面圖書稱朝鮮國第六代癸未歲御藏書大
明天順七年以真字書之前面圖書稱朝鮮國御藏
書以篆字書之遍着諸冊昭示萬世又諸書所藏內
閣名曰弘文館置大提學直提學等官以藝文館兼

差俾掌出納　世朝從之命藏秘書于舊東宮之東
偏小室號弘文館以藝文奉教以下帶兼博士著作
正字以掌之我　殿下元年命於藝文館依集賢殿
置官僚凡文翰經筵記注等事一如集賢故例於是
弘文秘書亦移于藝文之藏書閣十年又因大臣建
白本館改稱弘文館而別置藝文館於古書筵廳止
掌辭命之事新增燕山甲子改號本館爲進讀廳
仍革官貟以藝文館官貟兼之今　上初復舊

成均館

在東部崇教坊掌儒生教誨之任明倫堂在文廟北尊經閣在堂之東享官廳在堂之圵
堂之北萬松森鬱號碧松亭其屬正錄廳附焉中學
東學南學西學隸焉○知事一人同知事二人皆以
他官兼大司成一人正三品司成二人從三品司藝
三人正四品直講四人正五品典籍十三人正六品
博士三人正七品學正三人正八品學錄三人正九
品學諭三人從九品○成侃明倫堂記我　太祖即

位之某年設國學於東北隅凡經營指計規模制度
咸底厥宜無一不完大畧南爲廟廟左右有廡廟主
祀先聖而廡祀先師國之故典焉東爲正録所其南
爲廚又其南爲食堂廟北兩旁引長廊廊之北高其
基左右夾室而中爲堂以爲師生講勸之所是謂明
倫也攻斲純締構堅隆然其高也奐然其新也學官
大司成以下凡幾人大所鼓徵諸生列于庭下一揖
之後升是堂執經論難講之爲君臣焉父子焉長幼
焉朋友之道焉揉之熟之箴之翼之時其動息而弛
張之日漸月漬磨礪變化他日將爲忠臣爲孝子於
國於家者必將林林焉而出吁其盛矣自我東國以
來之所未有也或曰聖人之教亦多端矣名是堂獨
以明倫何也曰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
之交也本諸天理之固然窮天地而始終夫人之道
豈有大於此乎曰夏曰商曰周之校序庠學無非所
以明此倫也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矣夫子大聖

也數仞之墻得其門而入者其亦寡矣然求其所以
聖人不過能盡之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是猶
規矩之盡方圓斷不可毫末加也秦漢以來正學不
傳申韓以毁之老莊以淫之而倫始不明訓詁之拘
拘詞章之謬謬而倫全不明其異於物者幾希嗚呼
可不惜哉今之遊於斯陟降於斯者覩其名而知其
義非徒知其義抑亦允蹈其實以無負 聖朝長育
之意斯可矣若其功夫節目雖未可以一言盡觸類
而長之亦不出是堂之內上宇下棟尊臨卑也背幽
向明別內外也自門而堂自堂而奧循循乎等威之
不可躐燭燭乎東西之不可迷如是求之庶乎其得
矣○辛碩祖受 賜鍾樽記成均即古之大學也與
藝文校書爲三館實斯文表則之地也我 太宗恭 廟諱在今
定大王之潛邸也舊學于此而筮仕焉
壁上題名記由是縉紳之榮望國家之待遇非他館
比舊有靑畫鍾一事品頗奇絶館中寶之及 太宗

即位追念舊物　命有司匣而藏之屢　賜酒果自是盃寶之歲久殘缺儒林共惜之丁卯秋八月無大司成吏曹判書鄭公麟趾從容具辭以啓　上即賜白樽二雙白鍾畫鍾各一雙白磁青華鮮明炳煥匣皆具鍾亦釦以白金精緻微密并　賜酒肉甚厚逮于四部學堂誠曠世之異恩也學官率諸生詣　闕上箋稽首拜嘉歡欣蹈舞越數日重陽政府六曹大臣會明倫堂課諸生三館之士咸集設　賜器酌黃封唱先生以勸舉白相慶酒半右議政河公演賦詩以頌之卿士繼以和之乃所以榮　君賜而歌　聖德也於是學官欲圖不朽請余為記以示後來余惟學校風化之源王政所先粤自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至曰校曰庠曰序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世學校之政或修或廢而民俗之汚隆國祚之脩短莫不由此顧不重歟惟我　太祖挺上聖之資當麗運之衰慨然有扶綱常回世道之志每引名儒

樂觀經史動必師古及其應運開國庶事草創日不
暇給首建廟學規模宏遠 太宗繼述以精一之學
任君師之責躬行表率文治蔚興每拳拳於庠序之
事迺於萬機之繁不忘平昔一器之微尚且如此其
餘無所不用其極者可知也今我 主上殿下聰明
睿智聖學天縱尊師重道樂育英才 治教之隆比擬
三代今又聿追先志特頒內府之器又霈需雲之澤
豈特焜燿一時而已哉吾道增重文風益振光榮倍
於曩昔美談播於無窮自斯文以來罕遇之盛事也
縫掖之徒拭目聳觀共被陶甄之化均霑雨露之恩
成德達材皆爲有用之器舉一世之人熙熙皞皞相
與鼓舞於鳶魚之間矣菁莪豐芑雅頌之作其可已
乎余雖不才幸忝侍從且兼史局歌詠撰述乃其職
也不敢揆鄙拙而樂爲記以弁諸什之首云○徐居
正尊經閣記恭惟 太祖康獻大王受天景命建邦
設都立廟學亟治文教 太宗恭定大王誕承丕緒

重新學宮增修大成殿躋郕沂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哲 命詞臣撰碑竪之賁飾文治 世宗莊憲大王右文興化教育作成之功有光前烈 三聖相承纘而成之今我 殿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之上即位之三年辛卯春二月乙酉用大牢冕服圭璋親祀先聖因 御明倫堂引館官及儒雅老成之臣橫經問難講畢 上親執帛跪授饋諸生酒饌又 命開科取士冬十有一月 上語左右曰今布列朝著者皆紈綺子弟不學無術學生必有通經史識治體才堪任用者令本館薦舉本館薦進士安良生 上優秩用之又每月朔望引館官諸生于内殿講論經義優加褒奬四年壬辰 上命左議政臣崔恒判中樞府事臣李石亨左贊成臣盧思愼吏曹判書臣成任南原君臣梁誠之吏曹參判臣李芮咸從君臣魚世謙等輪日仕本館大司成臣權綸暨臣居正時相聚會講經史訓誨諸生屢遣近臣 賜酒饌六年甲

午命修泮宮築石以環七年乙未春甲寅上備
禮儀謁聖遂坐明倫堂親策取士是年左議政臣韓
明澮獻議請建藏書閣上允之命立閣于明倫堂
北閣既成 賜內藏五經四書各百件又諭與校書署
及八道隨章板所在打印裝潢以送於是經史百家
諸子雜書并前本館所儲無慮數萬卷令司藝學正
各一員掌出納館官諸生咸蹈舞相慶欲後聖賜
於無窮囑居正記居正切念本朝自 祖宗以來建
極作則設學立師仁涵義育殆將百年 殿下嗣位
之初祗承成憲再幸泮宮嚴祀宣聖凡所以崇化勵
賢興學養士者無所不用其極矣而猶慮經籍少觀
覽不博特 命建閣名曰尊經其曰尊經者尊敬奉
持之謂嗚呼大哉聖人之言乎臣聞天地至神非
雨露風霆罔以成功斯道至大非聖君明主罔以興
化人性至善非讀書窮理罔以就器況大學賢士之
關而斯文根本之地經者載道之器而道者聖人之

心可不尊是經以求聖人之心達是經以行聖人之道乎師儒而體此則書無不通心擇無不精而訓迪明矣賢士而體此則窮理盡性明體適用而將大有施設聖人培養人才扶持世道之機孰有大於此者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作人之盛以臣觀之我 殿下作人之盛夫豈多讓於文王哉臣居正章句岀 [illegible]忝長本館目覩盛美不可闇無撰述謹書以爲記

大明倪謙詩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山陽八條教典懷箕子萬世儒宗仰素王濟濟衣冠忻在坐青青衿佩喜成行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于今過八荒

大明陳鑑詩凌晨齋潔拜彤墀數仞墻高未易窺近向此時追上古直從中國到邊夷開來繼往初何自振玉聲金更有誰況是我朝文教遠也應無地不宗白 謁罷先師集講堂英英衿佩喜成行詩書總被文明化尊酒相酬翰墨場雲護庭松陰正綠詩果傳壇杏味偏香一時良會誠難得千載斯文

有耿光○大明高閏詩叙曰惟我皇上聖神文武
受天明命克謹初服乃詔天下臣民咸與維新之治
以朝鮮國衣冠文物世篤忠誠簡命翰林修撰臣鑑
太常博士臣閏奉使来茲既頒詔越三日丁酉余偕
修撰陳先生齋戒沐浴謁先師孔子于成均退坐講
堂司成金末鳴鼓揖諸生於階下　王遣議政府左
贊成申叔舟携殽酒来款觴數行又遣承旨曹錫文
餽脩脯請勵諸生遂不復卻爲命題課諸生獎賚有
差盡醉而散是日雲開日朗風景勝常修撰先賦二
律在席者七人皆和總如干篇爛若編貝惟拙作不
可與諸君均酋憑汗然自愧嗟夫孔子之道如天之
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自華夏以及蠻貊莫不尊信
其道則自三綱五常之大以至一事一物之微無所
不該用之修身用之齊家用之治國用之平天下上
而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此無以明下而周程張朱
之賢非此無以發然其教有倫其進有漸不可徒騖

心可不尊是經以求聖人之心達是經以行聖人之
道乎師儒而體此則書無不通擇無不精而訓迪明
矣賢士而體此則窮理盡性明體適用而將大有施
設聖人培養人才扶持世道之機孰有大於此者乎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作人之盛以臣觀之
我 殿下作人之盛夫豈多讓於文王哉臣居正章
句劣能忝長本館目覩盛美不可闇無撰述謹書以
爲記○明倪謙詩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
山陽八條敎典懷箕子萬世儒宗仰素王濟濟衣冠
圻在坐青青衿佩喜成行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于
今遍八荒○明陳鑑詩凌晨齋潔拜彤墀數仞墻
高未易窺近向此時追上古直從中國到邊夷開來
繼往初何自振玉[illegible]金更有誰况是我朝文敎遠也
應無地不宗師○詩罷先師集講堂英英衿佩喜成
行詩書總被文明化尊酒相酬翰墨場雲護庭松陰
正綠詩果傳壇杏味偏香一時良會誠難得千載斯文

有耿光○大明高閏詩叙曰惟我皇上聖神文武
受天明命克謹初服乃詔天下臣民咸與維新之治
以朝鮮國衣冠文物世篤忠誠簡命翰林修撰臣鑑
太常博士臣閏奉使来兹既頒詔越三日丁酉余偕
修撰陳先生齋戒沐浴謁先師孔子于成均退坐講
堂司成金末鳴鼓揖諸生於階下 王遣議政府左
賛成申叔舟携殽酒来款觴數行又遣承旨曹錫文
餽脩脯請勵諸生遂不復郤爲命題課諸生奬賚有
差盡醉而散是日雲開日朗風景勝常修撰先賦二
律在席者七人皆和總如干篇爛若編貝惟拙作不
可與諸君均茵憑汗然自愧嗟夫孔子之道如天之
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自華夏以及蠻貊莫不尊信
其道則自三綱五常之大以至一事一物之微無所
不該用之修身用之齊家用之治國用之平天下上
而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此無以明下而周程張朱
之賢非此無以發然其教有倫其進有漸不可徒騖

高遠而忽乎近小亦不可安於近小而不至於遠大
也是必有大有爲之君作興於上然後學者知慕於
下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治本於道王祀
孔子於國都以及郡縣學校　聖子神孫嗣大歷服
皆臨視大學以明天子之亦有師所以能甄陶斯世
鼓舞人才破觚爲圜斲琱爲樸以繼唐虞三代之盛
而非百王所彷彿雖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知尊孔子
而無躬行之實此其止於小康而士大夫抱無涯之
嘆也況其他乎朝鮮國其先王恪盡忠心黨　太祖
高皇帝冊封胙土分茅以委東藩之重其他制度雖
未必盡合於中華觀其建學立師開科取士皆詩書
六藝之文而無恠誕不經之說固民彝物則之不可
泯滅非其國王資稟過人知尊孔子勞來匡直充廣
潤色則衣冠文物未能如此而益彰故能保忠誠之
舊業流聲實於天朝丹書累錫厚賚特加而爲諸藩
之最也歟余何人獲目覩其美爲師弟子者尚當體

其教育之意愼厥身修使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
幼序朋友信自暗室屋漏之中無愧於青天白日之
下以弘治道以應斯民則無拂乎進修之序功業以
成爵祿自至而孔子之道亦幾幾矣尚勉之毋徒事
於浮文 泰山數千仞上與浮雲齊我曾此登眺
俯瞰眇群黎昊天無階級欲上將何爲巍巍孔夫子
其道與之俱日月臨下土雨露涵無私游夏雖云美
豈能贊一辭徛蘭生路傍萬古帝王師中國旣敦化
海外亦被茲濟濟衣冠俗日夕惟書詩適承 聖君
命夙駕飄然來豺獺祭魚獸此心安可欺昔者 愧不
學今日徒追思杏壇教尚存木鐸聲未希焚香再三
拜矯首風凄其 奎壁雲開聚五星主人好禮似東
平不緣杯酒添佳興自是斯文有舊情松栢森森經
雨潤峯巒矗矗帶嵐晴日斜分手瞻夫子數仞墻高
藹頌聲○大明金 千年至聖百王師不到眞儒
未足知一德恢弘天地準六經昭鑑日星垂生前轍

高遠而忽乎近小亦不可安於近小而不至於遠大
也是必有大有爲之君作興於上然後學者知慕於
下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治本於道王祀
孔子於國都以及郡縣學校 聖子神孫嗣大歷服
皆臨視大學以明天子之亦有師所以能甄陶斯世
鼓舞人才破觚爲圜斲琱爲樸以繼唐虞三代之盛
而非百王所彷彿雖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知尊孔子
而無躬行之實此其止於小康而士大夫抱無涯之
嘆也況其他乎朝鮮國其先王恪盡忠心蒙 太祖
高皇帝冊封胙土分茅以委東藩之重其他制度雖
未必盡合於中華觀其建學立師開科取士皆詩書
六藝之文而無怪誕不經之說固民彝物則之不可
泯滅非其國王資禀過人知尊孔子勞來匡直充廣
潤色則衣冠文物未能如此而益彰故能保忠誠之
舊業流聲實於天朝丹書累錫厚賚特加而爲諸藩
之最也歟余何人獲目覩其美爲師弟子者尚當體

其教育之意愼厥身修使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
幼序朋友信自暗室屋漏之中無愧於青天白日之
下以弘治道以應斯民則無拂乎進修之序功業以
成爵祿自至而孔子之道亦幾幾矣尚勉之毋徒事
於浮文詩。泰山數千仞上與浮雲齊我曾此登眺
俯瞰眇群黎昊天無階級欲上將何爲巍巍孔夫子
其道與之俱日月臨下土雨露涵無私游夏雖云美
豈能贊一辭猗蘭生路傍萬古帝王師中國旣敦化
海外亦被玆濟濟衣冠俗日夕惟書詩適承　聖君
命夙駕飄然來豺獺祭魚獸此心安可欺昔者　愧不
學今日徒追思杏壇教尚存木鐸聲未希焚香再三
拜矯首風凄其〇　壁雲開聚五星主人好禮似東
平不緣杯酒添佳興自是斯文有舊情松栢森森經
雨潤峯巒矗矗帶嵐晴日斜分手瞻夫子數仞墻高
藹頌聲〇大明金堤廿六年至聖百王師不到真儒
未足知一德恢弘天地準六經昭鑑日星垂生前轍

跡環諸國沒後威靈遍四夷此日東封瞻拜處正逢
吾道大亨　自昔賢才重縉紳由來模範在成均
儀庭已見鳴岡鳳瑞世還看在囿麟弦誦熙熙三舍
曉衣冠濟濟九齋春等閑文字何須論道德吾將合
至醇○大明祁順謁文廟詩序余仕中朝聞外國有
文獻者以朝鮮爲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
道匪直守箕子遺敎而已　茲余奉　天子命偕行人
司副張君廷玉來使其國　恩詔旣宣謁孔廟於成
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爽其廟五間扁曰
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
閣諸生肄業者三百餘員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
亦中華體製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廷玉賦謁
廟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爲諸生勉焉藩
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之之
意竊惟孔子之道徧於四方行於萬世而朝鮮能宗
斯道以雄于東亦爲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

書庶賤之家各於僻路置局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
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於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
則詩書薰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左
近朝鮮人士歲覲京國耳聞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
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
學尚思蘊為道德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
不安於苟且卑陋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於
詞章末技而弗究其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
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生擇乎哉 朝鮮詩禮獨
稱雄孔廟規模上國同數仞門墻無路入千年絲竹
有神通斯文自與天長久吾道常如日正中四海車
書今一統典章何處不尊崇 青袍濟濟列生徒千
里驊騮汗血駒論秀遠規周後士慕華同事魯真儒
功名自古非難事道德由來是坦途莫學隋唐昧根
本只將詞賦費功 大明張瑾詩尼父綱常萬代
師式車來拜起遐思當時尚有乘桴意廟貌何妨褊

跡環諸國沒後威靈遍四夷此日東封瞻拜處正逢
吾道大亨時○　昔賢才重縉紳由來摸範在成均
儀庭已見鳴岡鳳瑞世還看在囿麟弦誦熙熙三舍
曉衣冠濟濟九齋春等閑文字何須論道德吾將合
至醇○大明祁順謁文廟詩序余仕中朝聞外國有
文獻者以朝鮮為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
道匪直守箕子遺教而已　茲余奉　天子命偕行人
司副張君廷玉來使其國　恩詔既宣謁孔廟於成
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爽其廟五間扁曰
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
閣諸生隷業者三百餘負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
亦中華體製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廷玉賦謁
廟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為諸生勉焉藩
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顧一言序作之之
意竊惟孔子之道徧於四方行於萬世而朝鮮能宗
斯道以雄于東亦為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

書庶賤之家各於衢路置扃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於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薰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左近朝鮮人士歲觀京國耳聞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為道德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於苟且卑陋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於詞章末技而弗究其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以詩者意盖如此諸生擇乎哉詩 朝鮮詩禮獨稱雄孔廟規模上國同數仞門墻無跂入千年絃竹有神通斯文自與天長久吾道常如日正中四海車書今一統典章何處不尊崇 袍濟濟列生徒千里驊騮汗血駒論秀遠規周俊士慕華同事魯真儒功名自古非難事道德由来是坦途莫學隋唐昧根本只將詞賦費功夫 明張瑾詩尼父綱常萬代師式車来拜起遐思當時尚有乘桴意廟貌何妨徧

九夷○大明董越明倫堂詩子佩青青綠樹陰百年
王化被來深文章已變西崐體絃管應遺太古音碧
藻春風隨杖屨扶桑初日映璆琳東藩久說衣冠盛
聲實相符見自今○徐居正唱和詩序 殿下即位
之十年戊戌四月甲午昧爽袞冕謁宣聖酌獻禮訖
以遠遊冠絳紗袍 御明倫堂行養老禮羣老在東
侍講官在西侍臣於階上學官諸生於階下酒行五
爵而止 上命羣老羣臣而前之講論治道 上首
問遇災修省之道群臣各陳其意 上又曰人君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於書蔡沈之序盡之卿等宜
各論難 上又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宇雕墻若此四失予所自警群臣各進陳戒之辭
上又曰當體卿等之意終始惟一群臣再拜稽首曰大
哉之言一哉之心誠千古罕有之 聖主也河東府
院君鄭麟趾作近體詩一首稱揚盛美搢紳士大夫
相與賡載俾臣居正序臣竊念願治好文之主世不

常出恭惟殿下天縱睿智聖學緝熙崇儒重道高
出百王之上 即位之三年辛卯二月乙卯用大牢
祀宣聖仍 御明倫堂引文臣二品以上及館官橫
經問難 賜酒帛六年甲午命有司修泮宮築石
以環七年乙未三月丙寅備禮儀釋奠御明倫堂
親策取士秋 命建尊經閣于明倫堂址九年秋八月
丁酉 親釋奠遂 御射壇宴羣臣行大射禮又開
科取士今則養老乞言講論治道舉累朝之曠典猗
歟盛哉臣竊念斯道也斯文也貫天地亘古今而如
一然其興廢係於人主之一身三代以上道統之傳
在人主堯舜禹之精一湯武之中極是已三代而後
人主之傳道統者闃焉無聞能知斯道斯文之重而
尊崇者亦不過數君修起大學崇尚儒雅始於光武
尊養老更橫經問難其禮尤盛於明帝唐太宗親行
釋奠增廣學舍玆數君之一舉猶足以增光簡策今
殿下無數君之盛事而皆舉之況帝王之道之文皆本

於心兗武之好圖讖明帝之尊象教唐宗之假仁義徒有好文之名無好文之實我　殿下講論治道先以遇災修省之道繼以古今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終以四訓爲誠其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其道即精一中極之道群臣之進戒者亦引二帝三王之道不遒引三代以下之事一堂之上都俞吁咈有盛世之風嗚呼盛哉先儒胡寅嘗論明帝儀不及物桓榮徒事章句不知修齊治平之道使其君德業止此今我　聖上好文以實而不以儀群臣引君當道而不以名上以是而傳二帝三王之道下以是而舉

明主於二帝三王之上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至於極矣何漢唐之足論哉居正不才獲叅盛儀歌詠讚述又其所職諸公之詩即周雍魯泮之什居正述子夏之意作序弁其首　鄭麟趾詩天佑明君景命新大平盛事應昌辰臨雍只爲尊先聖養老方知體至仁祖述遠宗堯舜道評論不取漢唐人特書史策餘

光發照暎来今幾萬春新增燕山甲子撤移他所乙丑革博士以下官今上初并復舊

尙瑞院 在郡漏閣南掌守璽寶符牌節鉞○正一人都承旨兼判官直長各一人副直長二人正八品副直長官品他司同

春秋館 在尙瑞院西掌記時政○領事一人監事知事同知事各二人修撰官正三品編脩官從四品以上記注官從五品以上記事官正九品以上皆以他官兼新增燕山乙丑改記事官爲録考官今上初復舊

藝文館 在景福宮承政院西掌制撰辭命○院領事大提學提學各一人皆以他官兼直提學一人都承旨兼應教一人弘文館直提學以下校理以上兼奉教二人正七品待教二人正八品檢閲四人正九品○崔恒賜宴序上即位之六年夏命政府及銓曹妙選文學之士十五人令帶藝文館本司務閒輒就本館相與講劘追琢經筵所藏奥編僻簡

於心先武之好圖讖明帝之尊象教唐宗之假仁義
徒有好文之名無好文之實我 殿下講論治道先
以遇災修省之道繼以古今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終以四訓爲誠其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其道
即精一中極之道群臣之進戒者亦引二帝三王之
道不迂引三代以下之事一堂之上都俞吁咈有盛
世之風嗚呼盛哉先儒胡寅嘗論明帝儀不及物桓
榮徒事章句不知修齊治平之道使其君德業止此
今我 聖上好文以實而不以儀群臣引君當道而
不以名 上以是而傳二帝三王之道下以是而舉
明主於二帝三王之上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至於
極矣何漢唐之足論哉居正不才獲叅盛儀歌詠讚
述又其所職諸公之詩即周雍魯泮之什居正述子
夏之意作序弁其首丶却麟趾詩天佑明君景命新
大平盛事應昌辰臨雍只爲尊先聖養老方知體至
仁祖迹遠宗堯舜道評論不取漢唐人特書史策餘

光發照暎来今幾萬春〔新增〕燕山甲子撤移他所乙丑革博士以下官今上初并復舊

尚瑞院 在部漏閣南掌守璽寶符牌節鉞○正一人都承旨兼判官直長各一人副直長二人正八品副直長官品他司同

春秋館 在尚瑞院西掌記時政○領事一人監事知事同知事○各二人修撰官正三品編脩官從四品以上記注官從五品以上記事官正九品以上皆以他官兼〔新增〕燕山乙丑改記事官爲録考官今上初復舊

藝文館 在景福宮承政院西掌制撰辭命○領事大提學提學各一人皆以他官兼直提學一人都承旨兼應教一人弘文館直提學以下校理以上兼奉教二人正七品待教二人正八品檢閲四人正九品○崔恒賜宴序 上即位之六年夏命政府及銓曹妙選文學之士十五人令帶藝文館本司務閒輒就本館相與講劘追琢經筵所藏奧編僻簡

亦許隨意考閱以資博洽每月上下澣主文大臣暨
本館大提學會坐講所讀書又 命題製述第之以
聞如是者月二次比歲季通攷優劣而陞黜其尤者
祿官亦同仲秋壬子始課試臣與大提學臣某同試
上
命臣若曰文武不可偏廢予素重儒術比緣邊務未
得數與講論然曷嘗頃刻而忘于懷作興儒術卿等
亦宜盡心今 賜酒及樂其諭予意于諸儒且可盡
歡諸儒聞 命不勝感激少選右副承旨柳子燠賫
宣醞而至於是綺筵盛張御羞羅絡諸儒以次俯伏
飲 賜爵仙樂迭奏如聞鈞天於紫霄之上乃令賦
謝賜酒樂一絕侈寵恩也諸儒各援筆立就旣而令
嚴酬酢亦無敢譁巡旣醉旣飽懽呼抃躍揚揚融融
舞者蹈者歌者吟者睡奇壁者卧復起吟者態自不
一無非醉 聖恩也極歡竟夕乃罷明早詣闕謝
恩進所製詩 上覽而嘉之遂 命畫師作圖以示永
久吁真儒林盛事也臣竊念人材者國家之利器而

文經武緯異體同用猶車輪鳥翼初無彼此輕重之分弛張覩匿人主詎可偏也然其本末先後又不可不知也何則道學爲治之本文章經世之具禮樂教化何莫非文之著見也政事號令亦莫非道之流行也所貴乎眞儒事業者如此獨其呫畢雕篆云乎哉文士之興雖關乎氣化然其振起作成之機未嘗不賴乎君師苟好之以誠養之有素奬掖勸勵之得其道則他日收効詎可量耶恭惟我 主上殿下天縱聖神受命溥將武功既成文治益闡經緯天地開闔古今猶且廣延儒雅培養邦基澤深菁莪化洽棫樸細氊廣廈時 賜講論洽聞遐觀日被寵遇其鼓舞一代之神化陶鎔萬品之宏規可謂盛矣而作成之術尚軫 宸慮又立課試之法益勵羣英將使激銳氣勵詞鋒翱翔技藝之場騁騖圖書之囿日知其所未知月毋忘其所能負抱益以富造詣益以精非唯升周程之堂躋韓柳之轍綱維國體丹靑聖化者于

于林林蔚乎輩出然後後已焉其謀猷之遠期望之重若此爲士者得不感勵而奮興乎追思古昔周文之作人漢明之崇儒殆與之同符而敦奬之方寵眷之隆則又有加焉者唐太宗建業之初亦置館宮西迎四方文藝之士若房杜虞褚并以本館帶學士分番入直每分御廚之珍視事之暇討論經籍或夜分不休令閻立本圖形後世傳觀以爲美談視今日治庶幾焉第未知當時力行仁義之化孰與我朝抑其右文興儒果出於至誠猶我 聖上乎不也如其外施而强作則其爲繪事適貽畫工之嗤耳又奚足觀哉臣以庸才謬荷知遇忝 主文盟親紆寵命榮幸無比不可暗無一語以稱揚 聖上重道崇儒之盛美姑敘顛末以詔後來於無窮云

新增 燕山乙丑革弘文館以本館無之加設奉教二人待教檢閱各一人丙寅仍革本館以奉教以下分授他司職兼帶録考官號今 上即位復舊

承文院

在弘禮門

外掌事大交隣文書○判校一人正三品參校一人從三品校勘一人從四品校理二人從五品校檢二人正六品博士著作正字各二人副正字二人從九品○李淑瑊題名記院爲事大設也而欽降詔勑之是藏其職掌有吏文寫字而又有書契爲交隣也在麗朝稱文書監進色置別監後改稱文書應奉司置使副使判官而皆以他官帶無定額我太宗恭定大王九年庚寅改置知事僉知事檢討官校理官修撰官書記而於每位皆有權知越明年辛卯改院之令名置判事知事僉知事各一負校理副校理正字之副正字各二負越十五年丁酉加置博士著作各二負 世宗莊憲大王十五年癸亥改僉知爲副知且以院在北部陽德坊里混閭巷殊非藏欽降詔勑欽重之意遂移入 禁內別建閣于北隅以藏之

世祖惠莊大王十二年丙戌例改官制爲判校爲參校爲校勘後改副校理爲校檢以院之名號廨閣吏數

沿革之大槩也云云【新增】燕山丙寅革博士以下令 上初復置

通禮院

在西部積善坊

掌朝賀祭祀賛謁等事左右通禮各一人正三品相禮一人從三品奉禮一人正四品賛儀一人正五品引儀八人從六品

奉常寺

在西部餘慶坊掌祭祀及議謚等事東籍田西籍田屬焉○正副正各一人僉正判官主簿各二人直長奉事各一人副正奉事一人正九品參奉一人副奉事官品他司同○尹子滐題名記奉常即古之太常也職掌祭祀委任之重非他有司比也本國置官尚矣而及我

太祖定官制判事正三品卿從三品少卿正四品丞從五品博士正六品協律郎正七品大祝正八品錄事正九品 太宗元年改博士爲注簿又以卿爲令少卿爲副令丞爲判官九年改爲典祀寺十四年改令爲尹副令爲少尹 世宗三年復稱爲奉常寺後又少尹以下俱以文官除之上至判事皆爲久任考滿

當遷者判事除堂上官餘悉改品迄今遵為永制盖
重其任也歷是官而致位卿相者前後相望誠欲使
後世想見其人而知所慕焉則題名可但已乎唐宋
以来雖偏州下邑莫不記諸廳壁者良以此也况太
常儀禮之所乎○崔淑精洗心堂記僚友茂松尹先
生再入太常也名其所處廨宇曰洗心昌寧成先生
重卿書大字以扁之晋山姜先生景醇達城徐先生
剛中相與詩之鸞章鳳彩輝映壁上而茂松治事之
暇翛然宴坐乃謂予曰凡處于是堂者須先洗其心
心苟有累是辱吾堂也然心實無形則同職者後来
繼今者無亦迷其名之之義洗之之方與子其為文
以記之余惟心者神明之舍而一身之主也其未感
物也鑑空衡平於寂然中者真淨明妙雖鬼神莫得
而窺也及乎酬酢之際善惡隨幾而氣稟之拘物欲
之蔽有不能免焉則其昏且汚而自不知者滔滔皆
是而古之善治其心者曰日新曰寡欲盖其洗濯涵

養之功有以復其天理之正故雖聖賢未嘗不從事於斯而猶恐有閒則銘於盤盂志諸齋舍內之所養者雖至惺惺而外之寓警者亦且汲汲焉是知因物有遷者易以磷緇而一有沾汚則譬如寶珠淪於濁水明鏡蝕於氛埃固無回光返照之期而五關一啓百骸遂弛本体之明日以昏霧外物之來莫之能禦以至慢天地褻鬼神害于而身凶于而官然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洗滌澡雪之不能自已而吾茂松先生所以扁其堂而與朋寮相警省者也同職者後來繼今者苟能循其名究其旨克己復禮日新又新而聲之悅於耳者翳於心則洗之色之悅於目者翳於心則洗之芻豢之悅於口者翳於心則洗之馨香之悅於鼻者翳於心則洗之凡外物之誘吾心害吾真者洗之無不盡然則方寸之間瑩澈光明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脩之功直與盤銘日新江漢濯之者同其潔矣推此心以往則可以明明德於天下矣況區

區一官守哉然則是堂也豈特爲一時箴警之地哉其所以淑後來之心者爲無窮也覽者其致意焉先生名子瀞字淡叟時爲副正云 新增 燕山乙丑加設直長奉事各一人今 上初還革

宗簿寺 在中部貞善坊掌撰録璿源譜牒糾察宗室愆違之任○正僉正主簿直長各一人○尹子濚題名記本寺卽古之宗正寺也其職掌王族以糾愆違纂璿源以正譜牒設官之嚴與栢府薇垣相爲經緯初居是職者摠四員曰判事曰副令曰判官曰直長後改副令爲少尹正統已未增置主簿一員兼主簿一員盖重其任也天順四年庚辰革判官兼主簿成化二年丙戌改判事爲正少尹爲僉正此沿革之大略 新增 在北部鎭長坊今 上朝廢孝思廟爲本寺

校書館 在景福宮司饔院南者稱內館在南部薰陶坊者稱外館掌印頒經籍及香祝印篆之任文武樓書籍亦主出納 世祖時以從

五品衙門例爲典校署 成宗甲辰年復舊名陞正三品○判校一人以他官兼校理一人博士著作正字副正字各二人校理博士以下官品與承文院同又有別坐別提凡四人皆以前資帶○李承召記署名古稱秘書監或稱校書館稱號雖不同所職則專以雕印典籍以廣布于中外 國初創于薫陶坊厥地西面東建大廳三間于中以爲聽事之所其西構板堂五間又其下構四間北構七間以藏四書五經與諸史子集板刻我 世宗朝 大明皇帝欽賜新撰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等書 上命慶尚全羅兩道鏤諸梓輸于本館於是新舊板子委積如雲每當印書搜閱出納爲難至相撑挨搒磨漫滅破碎者甚多人皆病焉於是北板堂之東構四間然猶不足歲甲午都提調上黨府院君韓公明澮西平君韓公繼禧南原君梁公誠之欲廣印書籍遂議條畫以啓
上特賜全羅道羅州靈光兩邑鹽稅以補其費不數歲

所收賓布幾數百匹一日府院君謂西平南原兩公曰板堂尚隘無以容板子須增構分藏以便出納即具由取旨亦得蒙允於是計其印書經費外贏餘若干就西板堂之南建閣六間自丁酉六月始役至其年十月訖功與西板堂聯廡接礎砌甓密棟宇宏敞向之委積者今則分類別置累歲之弊一朝而祛悉由兩三公之規畫也後之官於斯提調於斯者當思美趾而務廣其傳云

[新增]燕山丙寅革博士以下分授他司無帶本職今上初復舊

司饔院 在承政院南一在昌德宮承政院東一在昌慶宮明政殿址掌供御膳及闕內供饋等事○正僉正判官主簿各一人直長一人奉事叅奉各三人又有提舉提檢凡四人皆以前資帶

內醫院 在觀象監南掌和劑御藥○正僉正判官主簿各一人直長三人奉事二人副奉事二人叅奉一人

尚衣院 在迎秋門內掌供御衣

欄及内府財貨金寳等物○正僉正判官各一人別坐別提凡二人主簿一人直長二人【新增】燕山乙丑加設判官主簿直長各一人別坐三人令上初還革

司僕寺

在中部壽進坊内司僕在迎秋門内一在昌慶宮弘文館南掌輿馬廐牧之政○正副正正僉正判官各一人主簿二人兼司僕五十人内乘三人其一正兼○李叔瑊内乘題名記國制掌輿馬廐牧者曰司僕寺有祿官其在禁中掌路馬輦轂者曰内乘例帶以他官必擇儀表端嚴才望俱優者補之以極一時之選其遷去也皆授高官或鎭雄藩世以此歆之舊無題名圖僉知沈公貞源始作之予謹按周書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之辭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偏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先儒論之曰人主朝夕與居移養氣體以今攷之内乘即其所謂僕臣也其擇端嚴才望者亦周家愼簡

之遺意也食天厨輪直宿步武螭頭之側從容豹尾之間職親而地密則雖謂之與居可也謂之移養可也其職任之重爲何如哉後之人將按圖而指之曰某也媚某也吉某也訣其也正其公議又有重於衮鉞者矣是不亦可畏也哉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使居是職者每自觀省知其任之至重公議之可畏而思願爲吉不願爲媚願爲正不願爲訣周俾周之僕臣專美於前則洗公作圖永傳者亦一助也【新】

【增】燕山乙丑加設内乘七人僉正判官主簿各一人直長副直長各三人奉事四人副奉事五人參奉七人今上初還革

軍器寺

在西部皇華坊掌造兵器火藥庫在昭格署洞紫門監在闕内○正副正各一人僉正判官別坐別提主簿各二人直長奉事副奉事參奉各一人○鄭以吾火藥庫記軍器副正崔君海山語余曰吾先君嘗患倭寇之陸梁難制思水戰火攻之策求焰硝煎用之術唐人李元焰

硝匠也公遇之甚厚竊問其術使家僮數人私習試其效然後建白于朝越洪武十年丁巳十月始設火㷁都監煎取焰硝且募唐人之來寓而打造戰艦公又監督然皆以公危是舉也倭冦自全羅忠清道大至時方洶懼使三元帥沈德符羅滑及我先君將樓舡八十艘備火㷁火炮逆擊於鎮浦燒其舡三十艘殺其魁孫時剌洪武十三年庚申八月是也賞其勲勞賜之金帛加純誠翊贊功臣匡靖大夫門下府事尋拜重大匡永城君我本朝 太祖即位之明年癸酉改正憲大夫檢校參賛門下府事兼判軍器寺盖所以起公也乙亥春三月年既七十而卒今上殿下建文三年十一月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政丞判兵曹事永城府院君海山蒙其餘烈筮仕周歲之間獲拜軍器主簿陞監丞今爲副正上以念 殿下委任之隆下以述先臣遺秘之事夙夜猶懼不稱矣遷國之初本監隘陋更不營繕歲己丑與

別監李韜復于兼判事沔城君韓公珪轉聞于上
首建武庫於紫門内各道所獻戎器隨獻隨藏次及
本監營繕至丁酉歲火藥監造廳事始克成焉宜録
火藥始末以誌廳壁彰先君所以區區之意於無窮
亦惟子是托耳幸筆之今按本監所構曰大廳曰冶
爐所曰造甲所曰臺庫曰提調庫曰諸匠所居廊廡
總八十二間也崔君以爲本監之成庶幾矣惟火藥
監造廳未備耳乃於今年丁酉春又告提調李公從
茂具聞于上乃命工曹撤舊京禮賓寺輸其材瓦
公暇監督不已塗塈丹雘閱數月而告畢用其餘材
以爲弓箭所凡十五楹皆崔君之指畫也崔君仕監
之初火藥之數纔六觔四两角弓二百許張中小火
㷁如角弓之數耳既仕以來火藥至六千九百八十
觔九两角弓至一千四百二十張中小火㷁加一萬
三千五百柄他物稱是此其大略也初破唐船火器
一物自忠清道至議政府問名於軍器判事郭海龍

則對曰火器者中國秘術也吾雖久於彼亦未知也及崔君之在職也目擊其器乃曰此碗口也盖平日從先君熟聞其名與其制度也 殿下爰命海山鑄其器退而鑄大中小凡二十以進出解慍亭試其放火石炮則能及於百有五十許步故賜以內乘嗚呼上不負委任之隆下不墜遺秘之訓父倡於前子和於後崔君可謂能臣矣亦可謂能子矣府院君諱茂宣性通敏博考方書且曉華語爲國立心故能得李元之術其慮深遠矣今夫倭寇與我舟師不敢較勝負舟楫之間者前有鎭浦之後後則南海之捷爲之張本也馴至于今革心納款雖 殿下文教之敷之所致初非火熥火炮之擊如疾雷轟霆之奮奪彼之魂寒彼之心未易消融其頑獷也則火藥者五兵之羽翼而王者用以壯國威戢暴亂仁元元至於功成治定維持大平之宏綱大物也當三十年寇攘之際有見於維持大平者在此而不在他嗚呼其知所務

哉古者有功於國則祀之功之不細不磨有如此而不之祀可乎祀不祀無與於公也豈非明時之闕典乎予之誦此久矣故於此并論之登斯廳者亦宜思焉

內資寺

在西部仁達坊掌內供米麪酒醬油蜜蔬果內宴織造等事○正副正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各一人

內贍寺

在北部俊秀坊掌諸宮殿供進酒及倭野人供饋織造等事○正副正正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各一人

司導寺

舊在內醫院南今移于昌德宮金虎門外掌御廩米穀芥醬等物○正副正僉正主簿直長各一人

禮賓寺

在議政府南掌賓客宴享宗宰供饋等事○正副正僉正各一人提檢別坐別提凡六人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參奉各一人

司贍寺

在東部崇教坊掌造楮貨及諸道奴婢貢布等事○正副正僉正主簿直長各一人

軍資監

在西部餘慶坊分監在崇禮門

内江監在龍山江北掌軍需儲積○正副正各一人僉正二人判官主簿各三人直長奉事副奉事參奉各一人

濟用監 在中部壽進坊掌進獻苧麻布皮物人參賜與衣服及紗羅綾段布帛絲染織造等事○正副正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副奉事參奉各一人

繕工監 在北部義通坊在龍山江曰江監在昌德宮金虎門外曰紫門監掌土木營繕○正副正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副奉事參奉各一人

司宰監 在北部義通坊掌魚塩燒木杻炬等事○正副正僉正主簿直長參奉各一人

掌樂院 在西部餘慶坊掌雅俗樂教閱○正僉正主簿直長各一人 新增 燕山乙丑改稱聯芳院加設正副正僉正判官主簿各二人直長一人今 上初還革○成俔記人不可不知樂也不知樂則湮鬱閉塞而無以宣其氣國不可一日無樂也無樂則悲懣鄙俚而無以致其和是故

先王立樂之方設樂之官因人心之所同而有所感發懲創焉於是謳謠歌詠以發之鍾鼓管籥以寓之聲曲音律以正之疾舒綴兆以節之用之朝廷則上下豫用之郊廟則鬼神感用之閭門用之鄕黨悉皆姁婾奮揚鼓舞文明而轉移風俗矣昔后夔典樂以興唐虞之治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又以六律五聲八音大合樂致鬼神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秦漢之間樂官不一有太樂署鼓吹署其事則令丞協律郞主之唐宋以後官制大備然儀文繁縟而斲喪大古之元氣矣新羅高麗代各有樂所傳者皆民間男女相悅之詞或流蕩而哇嗌或哀怨而悲咤與桑濮鄭衛無以異卒至叔季君臣荒淫而喪其國也我 世宗大王憤前代之委靡思復古樂以雅樂屬太常寺設慣習都監教鄕唐之樂以孟思誠朴堧等相繼爲提調以委制作之任所謂雅樂者祭祀正樂之歌唐者朝會明廷之樂鄕者本朝國俗之音

也樂雖不同而其五音六律旋相爲宮下上損益之
制則無不同豈有笙竽塤篪獨便於雅而不便於鄉
唐荀或因聲以合之因曲以成之則三樂無不通焉
世祖大王知其然故以三樂合于一司名曰掌樂署置
掌樂一人別提一人然事鉅而員少未孚其制其後
改爲掌樂院置正一人其下副正僉正判官主簿直
長隨時而只置三人總四員焉爲提調者非一其終
始專業者中樞鄭公沉也官無定處初寓太寺後居
太常之樂學湫隘不能容今上特命移於太常之
東數十步徹民家數落大開官府於是堂上郎廳上
下截然雅俗師生伶妓數千人各有攸處建廨宇以
藏樂器又敞東西大庭以爲正至朝賀百官肄儀之
所加置兼官於是兼官隷其業實官治其事余以不
材亦與其選以鑾坡近侍出入梨園者幾十年矣顧
念學術鹵莽所習者土苴糟粕不能知樂之本原其
敢賛大聖人制作之盛今又喉舌銀臺所掌亦禮樂

之事想當時舊遊之地見當時僚寀吏工能不拳拳乎諸君以余院中舊物屬余以作文略叙首尾而歸之

觀象監 在尙衣院南一在北部廣化坊掌天文地理曆數占筭測候刻漏等事○領事一人正副正僉正各一人判官主簿各二人天文地理敎授各一人從六品直長奉事各二人副奉事三人天文地理學訓導各一人從九品命課學訓導二人參奉三人敎授訓導官品他司同〔新增〕燕山丙寅改稱司曆署置令一人主簿直長奉事各二人參奉三人今上初幷復舊

典醫監 在中部堅平坊掌供醫藥○正副正僉正判官主簿各一人醫學敎授直長奉事各二人副奉事四人醫學訓導一人參奉五人〔新增〕燕山丙寅革副正直長奉事各一人副奉事參奉各二人今上初幷復舊

司譯院 在西部積善坊掌譯諸方言語○正副正僉正各一人判官二人主簿一人漢學敎

授四人直長二人奉事三人副奉事二人漢學訓導四人蒙學倭學女真學訓導各二人參奉二人

世子侍講院 掌侍講經史規諷道義○師一人傅一人正一品貳師一人從一品

左右賓客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賓客各一人從二品皆以他官兼輔德一人從三品弼善一人正四品文學一人正五品司書一人正六品說書一人正七品

宗學 在北部觀光坊掌宗室敎誨之任道善一人正四品典訓一人正五品司誨二人正六品皆以成均館兼〔新增〕燕山甲子革廢今上初復設

修城禁火司 在鍾樓東掌宮城都城修築及闕內公廨坊里救火等事○提檢四人三以他官兼別坐六人四以他官兼別提三人一以他官兼

典設司 在弘禮門東掌供帳幕○守一人正四品提檢別坐別提凡五人守官品他司同

豐儲倉 在北部義通坊

掌米豆草芚紙地等物○守主簿直長奉事副奉事各一人

廣興倉

在西江北掌百官俸祿○守主簿奉事副奉事各一人

典艦司

在中部澄清坊外司在西江掌京外舟艦其屬京畿左右道水站○提檢別坐別提凡五人

新增南衮記典艦司掌舟船之事厥初無衙門但謂之典舡色假寓於衙廊使錄事權主文簿而已成化紀元之初年始改今名設局置員又用宰相二人以總領之略倣宋人轉運司遺制蓋不如是則任不專而事不辦也正德庚辰余承乏爲都提調與光山金公子誠同領司事時爲賓佐者提檢李君潔別坐洪君嗣慎金君璿別提韓君弘澤張君世綱皆士之選也凡該管之事靡不斬斬稱治吾輩主畫諾而已一日諸君相與議曰有官司則必有題名錄古也而吾司獨無豈非欠事耶於是蒐考前任人名氏得若干員購紙爲冊而書之間以謁余題其首簡余惟 國家都漢

之陽漕東南粟以給京師其有賴於舟艦之利大
矣況漕有江運海運之別舟有兵船漕船之異而莫
不摠之于一司其爲任顧不重歟按司中故事提撿
爲四品官坐必專席海運水運判官雖官尊皆下座
莫敢抗禮沿海鎭將將之任者必詣司行叅謁禮惟
謹凡應造船及督察海戍等事必遣司官于諸道稱
敬差官近國家之所以待本司者隆矣而其遣使
察一節廢不行之餘未知何故耶無奈奉使者不自貲
重而有以致之耶士君子遭明時立亨逵將欲奮庸
於朝廷而於此爲蓑軔之初程雖委吏乘田之微
且賤焉者亦宜不曠其職而況非彼之可擬者乎名登
于録垂諸久遠後之指名而訾議者未必無人焉可
不懼哉可
不愼哉

典涓司

在弘禮門西掌消治宮闕之任
○提撿別坐別提凡五人直長
奉事各二人
叅奉六人

內需司

在西部仁達坊掌內用米布
雜物及奴婢○典需一人正

五品別坐別提凡二人副典需一人從六品典會
一人從七品典穀一人從八品典貨二人從九品昭

格署 ○在北部鎮長坊有三清殿掌三清星辰醮祭
○令一人從五品別提祭奉各二人令官品

他司李稷詩青青松栢擁瓊宮羽盖霓旌駐此
中十遍說經邀道侶四時行醮磬宸衷夜聞鳴鶴
月華白晨拜驂鸞雲影紅怊悵無因留玉境茫然獨
立仰玄穹[illegible]權近詩地湧靈泉靜山藏道境幽經營
開寶殿咫尺隔塵區霄漢仙居迥雲霞鶴馭留度人
多妙訣降福永千[illegible]崔淑精詩四面連巖盤三清
迥絕塵山中微雨足階上落花新髣髴逢毛女依俙
見羽人道流多事在半夜又朝眞 姜希孟詩峩峩
瓊闕碧山顚壇畔松梢不記年神裏已能傳秘訣夢
中猶或見神仙金章紫綬非吾分白葛烏紗即宿緣
從此十分輕世慮共君騎鶴上芝[illegible] 晚歲人皆笑
我顚我顚將欲制頹年久知世上夸毗子未及林間

之陽漕東南粟以給京師其有賴於舟艦之利大矣况漕有江運海運之別舟有兵船漕船之異而莫不摠之于一司其為任顧不重歟按司中故事提檢為四品官坐必專席海運水運判官雖官尊皆下座莫敢抗禮沿海鎮將將之任者必詣司行參謁禮惟謹凡應造船及督察海戍等事必遣司官于諸道稱敬差官國家之所以待本司者隆矣而其遣使貿察一節近廢不行鉀未知何故耶無奈奉使者不自重而有以致之耶士君子遭明時立亨途將欲奮庸於朝廷而於此為發軔之初程雖委吏乘田之微且賤焉者亦宜不曠其職而况非彼之可擬者乎名登于錄垂諸久遠後之指名而訾議者未必無人焉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典涓司

○在弘禮門西掌消治宮闕之任提檢別坐別提凡五人直長奉事各二人參奉六人

內需司

在西部仁達坊掌內用米布雜物及奴婢○典需一人正

五品別坐別提凡二人副典需一人從六品典會
一人從七品典穀一人從八品典貨二人從九品昭
格署〇在北部鎮長坊有三清殿掌三清星辰醮祭
〇令一人從五品別提參奉各二人令官品
他司同〇稷詩青青松栢擁瓊宮羽盖霓旌駐此
中十遍說經邊道侶四時行醮磬宸衷夜闌鳴鶴
月華白晨拜驂鸞雲影紅怊悵無因留玉境茫然獨
立仰玄穹〇扌近詩地湧靈泉靜山藏道境幽經管
開寶殿咫尺隔塵區霄漢仙居迥雲霞鶴馭留度人
多妙訣降福永千秋〇雀淑精詩四面連巖壑三清
迥絕塵山中微雨足階上落花新髣髴逢毛女依俙
見羽人道流多事在半夜又朝真〇女希孟詩峩峩
瓊闕碧山顚壇畔松梢不記年神裏已能傳秘訣夢
中猶或見神仙金章紫綬非吾分白葛烏紗即宿緣
從此十分輕世慮共君騎鶴上芝田〇晩歲人皆笑
我顚我顚將欲制頹年久知世上夸毗子未及林間

自在仙白日有時常導引碧山無處不攀緣終然密盻成奇妙一似農家力服田

社稷署 在社稷壇外北掌洒掃壇壇○令一人叅奉二人

宗廟署 在宗廟垣內東掌守衛寢廟○令直長奉事副奉事各一人

平市署 在中部堅平坊掌勾檢市廛平斗斛丈尺低昂物貨等事○令直長奉事各一人

司醞署 在西部積善坊掌供酒醴○令主簿直長奉事各一人

義盈庫 在西部積善坊掌油蜜黃蠟素物胡椒等物○令主簿直長奉事各一人

長興庫 在南部好賢坊掌席子油芚紙地等物○令主簿直長奉事各一人

氷庫 掌藏氷發氷西庫在屯智山供御廚須百官東庫在豆毛浦供祭祀○別坐別提別檢凡四人

掌苑署 在北部鎮長坊掌苑囿花果○掌苑一人正六品別提三人[新增]燕山丙寅革掌苑令

上初復置

司圃署 在北部俊秀坊掌園圃蔬菜○司圃一人正六品別坐別檢凡七人

養賢庫 在成均館北掌供成均館儒生米豆等物○主簿直長奉事各一人皆以成均館兼

典牲署 在木覓山南掌養犧牲○主簿直長奉事參奉各一人

司畜署 在毋岳南掌飼雜畜○司畜一人從六品別提二人

造紙署 在彰義門外掌造表箋咨文紙及諸般紙地○司紙一人從六品別提四人【新增】燕山丙寅革司紙加設別提一人今上初幷復舊

惠民署 在南部大平坊掌醫療民庶疾病及敎習醫女○主簿一人醫學敎授二人直長奉事醫學訓導各一人參奉四人

圖畫署 在中部堅平坊掌繪畫之事○別提二人

典獄署 在中部瑞麟坊掌獄囚○主簿奉事參奉各一人

活人署 掌救活人疾病一在東部

燕喜坊一在龍山城中患疫者皆就治療○別提四人叅奉二人

瓦署 在龍山東掌造磚瓦○別提三人又有別署掌燔瓦和賣別提二人

歸厚署 在龍山江掌造棺槨分署在南部好賢坊掌禮葬諸事○別提六人○鄭以吾記永樂四年秋七月京畿觀察使禹公希烈告於左政丞浩亭河公曰古者人漸老則送終之備必豫圖之以不可易成也今也人不能豫成況當急遽之時乎請建官敦匠輕其價以賣於衆何如左政丞義之遂議諸都堂轉聞于　上上深嘉之命有司出米三十苫五綜布百匹使設棺槨所于龍山之滸以慈恩宗都僧統臣宗林主其事大小臣僚各出米布而從者頗多盖良心之發不可遏也林樂於趨命買材而板之輕價而賣之使送終者無憾及林之歿其徒海宣繼志凡敦匠之事克盡其心殿下且給臧獲六十口所以優使令也土田五十結所以支供億也其命歸厚所

者盖取諸民德歸厚之意也嗚呼棺槨之作自黃帝始而記禮者有歲制月制時制日修之急孟子亦曰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然則興王道厚民德者獨可緩而不豫乎我殿下恤民之心無所不至矣輔相之臣同心同德推廣仁術而使人人無憾於送終風俗豈不歸厚哉

中學 在北部觀光坊掌訓誨小學之士○教授訓導各二人皆以成均館兼常養儒生一百人他學同

南學 在南部誠明坊

西學 在西部餘慶坊

東學 在東部彰善坊

中部 在澄清坊掌管內檢察非法及橋梁道路頒火禁火里門警守家址打量人屍檢驗等事○主簿一人叅奉二人他部同○所管八坊曰澄清曰瑞麟曰壽進曰堅平曰寬仁曰慶幸曰貞善曰長通

東部 在蓮花坊所管十二坊曰崇信曰蓮花曰瑞雲曰德成曰崇教曰燕喜曰觀德曰泉達曰興盛曰彰善曰達德曰仁

昌

南部 在明禮坊所管十一坊曰廣通曰好賢曰明禮曰大平曰薰陶曰誠明曰樂善曰貞心曰明哲曰誠身曰禮成

西部 在中部瑞麟坊所管八坊曰仁達曰積善曰餘慶曰皇華曰養生曰神化曰盤松曰盤石

北部 在中部澄清坊所管十坊曰廣化曰陽德曰嘉會曰安國曰觀光曰鎮長曰明通曰俊秀曰順化曰義通

內侍府 在北部俊秀坊官寺之府掌大內監膳傳命守門掃除之任共一百四十人

新增

內班院 在慶會南門西一在昌德宮宣政門內東○金宗直記宦臣之有局其來尚矣盖取象於天文而傍侍乎宸極于以掌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調劑膳羞掃除庭戸其爲任雖褻而其所關不既重矣乎宮正宮伯始於周黃門常侍昉於漢內侍給事見於唐內班殿頭稱於宋雖官號之因革不一然其居之密而職之專則歷代皆同書曰僕臣正罔

敢不正其在暬御之臣猶然況中官乎自昔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驕傲怙寵者未嘗不罹禍國亦隨之以隆替焉深可畏也已本朝自建都以来置内侍府于迎秋門外又於掖庭永巷之側闕内小房爲承侍給事者夙夜趍蹌之所逮我 聖上肇錫名以内班院所以復宋氏之舊也所以別外庭之班也外庭之班則三公六卿下至百執事皆在焉公卿百執事廷見有時奏事有日自非賜對陳謨則伏青規而望清光爲日不多矣非如内班朝夕讌閑環侍於前後左右君上之一動一静罔不親慣焉夫以側微之資處深嚴之地其秉心持身宜何如也忠佞邪正代各有人擇其善者而體之其不善者而戒之可矣然則勤心納忠多所裨益者史游也清儉退厚不舉武猛者良賀也固辭茅土慷慨直諫者呂強也稟性忠強排去佞邪者非具文珎乎天資端畏不尸大勞者非馬存亮乎累請退休乞骸三司之劵張茂則其人也

出入禁闥六十年兩循謹無過馮世寧其人也茲數人者身保寵祿而芳烈垂於後世嗚呼伐柯之則其不在茲乎至若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援引黨類妬害忠良聲色技巧辜榷財利凡所以中人主之欲者無所不至人主不幸而一爲所中則假貂璫之飾握樞機之重放濫偃蹇莫能禁禦睚眦之嫌必期報復螟蛉之族亦圖華貴於是黜陟刑賞之柄潛移於下卒之國家危亂而身伏歐刀自齊之豎貂以至于漢唐宋之諸宦皆一律也嗚呼覆轍之鑑其不在茲乎厥今日月中天靡幽不燭中外之臣臧否必聞況內班之近且習者乎居雖禁密實十手十目所指視之地茍一毫有怠忽之心鮮不及矣兩露之澤烏可以茍冀而雷霆之威烏可以茍免矣夫如是則今之居是院者孰有違伐柯之福而貪覆轍之患者哉然而古人座右之銘誠非虛設故謹承綸旨而爲之記云

耆老所

在中部澄清坊二品以上年七

十者相會之所

武職公署 **中樞府** 在禮曹南待文武堂上官之無所任者其屬經歷所附焉○領事一人判事二人知事六人同知事七人僉知事八人正三品經歷都事各一人

五衛都摠府 在光化門內東一在昌德宮仁政殿西一在昌慶宮弘化門內南掌治五衛軍務其屬經歷所附焉○都摠管正二品副摠管從二品共十人以他官兼經歷都事各四人○徐居正題名記國初置義興三軍府以摠兵政後改爲三軍鎭撫所隷於兵曹都鎭撫五人僚佐有鎭撫十人或十五人或三十人因時增損皆以他官任之掌率禁旅輪番宿衛選一時聞望者以授又改三軍爲五衛曰龍驤曰虎賁曰義興曰忠佐曰忠武 世祖大王留意軍政尤重是任改鎭撫所爲五衛都摠府專委軍務不隷兵

曹都摠管十人秩正二品或從二品帶者則稱副摠管僚佐十二人鎭撫二秩從三品經歷三秩從四品都事七秩從五品都摠管則雖宗戚三公之重亦兼之所以高其選而寵其任也於是兵曹總兵政府總軍務體統相維而軍政益明矣噫任愈重則責愈大責愈大則憂愈深統戎兵衛 殿陛其任不旣重乎鎭撫所舊有題名記始於戊戌而終於乙酉丙戌以下別而續之以傳諸後爲是任者可不思 聖上委任之重寵遇之隆勵効忠義以報 聖恩以無忝爾名於後世也哉

新增 燕山乙丑革堂上五人郎廳四人今 上初復置

義興衛 中衛甲士補充隊屬焉 **龍驤衛** 左衛別侍衛隊卒屬焉 **虎賁衛** 右衛族親衛親軍衛彭排屬焉 **忠佐衛** 前衛忠義衛忠贊衛破敵衛屬焉 **忠武衛** 後衛忠順衛正兵壯勇衛屬焉○衛將十二人從二品以他官兼部

將二十五
入從六品 **宣傳官** 凡八人輪直禁內 **內禁衛** 凡一百九十人宿衛
正殿南廊將三人以他官兼無司僕將同[新增]燕山
乙丑改號衛鐵衛預差號掃狄衛今上初復舊號
預差定為二百五十人

訓鍊院

在南部明哲坊掌科試武才習讀武經之事○知事一人以他
官兼都正二人一人以他官兼正一人副正僉正判
官主簿各二人參軍二人正七品奉事二人○成侃
射廳記廳以射名者為肄武設也肄武之具非獨射
也獨以射名者何射為五兵之首也其立名之義弘
矣夫肄之無事之時可以鎮衛百姓維持大平以為
他日有事之用用之於有事則可以除暴亂而威天
下以其肄之有素也此訓鍊射廳之所由設也恭惟
聖上繼述 祖宗恢宏盛業揭揚文風以賁飾一代之
治猶且安不忘危留心戎事謂斯廳 祖宗所設遂
命臣記其始末以傳諸後臣竊惟天下之勢治於方亂

易治於未亂難善天下繹騷羣雄角逐人主之心前慮後顧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及夫天下既定方内又安卒皆狃於昇平偷惰息佚口不言兵至以無賴白徒市井浮浪之輩與爪牙而備宿衛甚者銷鋒鏑以示不用一朝變起所忽匹夫奮臂於草莽之間則崩騰四瀆糜爛不收轉鬪四五十年然後止此其理亦宜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然弧矢立武亦不敢廢此周官大司馬之職所以設大射鄉射所以講也周政衰六藝缺掇拾秦火之餘宏綱大畧世莫之講日底耗亡則由世之苟簡者勝也可不惜哉我 太祖身屬櫜鞬經營草創大功既定天命攸歸謂兵雖不用武備不可忘首發揮訓鍊之事 太宗大王駿惠前烈遹追先志乃闢館於都之東宏敞其南爲大廳所謂射廳者是也乃命兵曹統鎭撫所暨本觀之員大會軍士較射于此其法大畧有四曰武選曰都試曰取

才曰鍊才皆所以程其能否而勸沮之也審其勞逸而賞罰之也甄其勇怯而策礪之也於是張狸設虎抉拾相旅以奮以勵以康以樂至於戈矛旗鼓鉦鐲之用靡不畢陳則其肄之之具非獨在於射之一事而作治之功備豫之義曲防周慮至深遠矣今 殿下又能遵其法而勿失戰兢自持御廣廈細氈之上常思 祖宗櫛風沐雨之苦思所以不失舊物底安生靈故其於軍事日鍊而月訓之歲習而時講之於是智者無餘技勇者無餘力兵精卒强自可以騰天地而徹海岳矣視彼漢唐之君以講武之事充角觝戲玩之用其爲規模固萬萬不同然則斯廳之設不可不記

世子翊衛司

掌陪衛東宮○左右翊衛各一人正五品左右司禦各一人從五品左右翊贊各一人正六品左右衛率各一人從六品左右副率各一人正七品左右侍直各一人正八品左右洗馬各一人正九品 新增

定虜衛 令上七年始設屬兼司僕將一千五百人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之二